

十论《金刚经》

作者：秦政

前言

人类是很难汲取教训的，尽管非常注意“总结教训”。

当年释迦传法，已经末法的婆罗门多方阻碍甚至构陷于他及其弟子。耶稣下世，败坏的犹太教文士们制造社会的仇恨，最终将基督钉在十字架上。孔子周游六国讲其大成儒道，困于匡，厄于陈，被人讽为“惶惶如丧家之犬”。老子看透世态炎凉，要不是关尹宓喜这个难缠的弟子，恐五千言也等同阙如，不会留给人。可是，时间慢慢的行走中，释教积二千五百年形成的势力，大行于世，基督教在经历古罗马帝国三百年残酷迫害后，成了今天西方世界的支柱宗教，孔子的儒家思想成了中国几千年来核心思想，而道家的高妙仙法也为许多人津津乐道。这时，人们大概已经忘记他们的当初，更不会汲取教训于当下的态度。

这里要破译的，乃是佛教徒们千古以来奉为圭臬的《金刚经》和《心经》，说实在的，解经并不是我们的所愿，但是众生如今以情感而不是以理性痴迷于这些自己并不明白的论述，加上许多别有用心者的错解谬论，致使这些东西已经成为人们走向觉悟，开启正见的一个大障碍，尤其是佛教界人士、居士们，但愿能够静心体察一下自己的立场，用理性去衡量一下当下的选择。历史终将走过一页前所未有的紊乱时代，开启一个清明而无比壮观的纪元，但此前的新旧更替与淘汰，却是一个攸关生命终极命运的界点。遂以诗启曰：

噫——嗟——歎————”

危乎众生！

正法凌迟，邪师说云；

天地无正眼，只将钱做根。

岂知生命！岂知升沉！

“复次”教诲已淡忘，只记光头形。

混混溪水欲濯衣，泥痕不分明。

佛门已不净，

用何清静？用何洗心？

曾经千载读书城，今只剩形名。
何来风雨敲黎明，谁人看分明？
岚云飘拂说千年，几人识了真？
难道轮回三千劫，尚且不平静？
安得天风扫阴霾，再造新地身！

秋山声声唤正法，
浊水涛涛望清明。
四大风化谁再造？
轮转乾坤觉迷沦。
归真，归真，
直将三才清纯！
棋局将残尽，云梯指霄云，
可叹天下犹痴迷，只知玩迷魂。
谁人新凿洗心池，吾将碧血荐群生。
淘去污垢出净光，再听天乐耳暂明！

噫-啾-歔！
醒！醒！醒！”

[十论《金刚经》（一）](#)

[十论《金刚经》（二）](#)

[十论《金刚经》（三）](#)

[十论《金刚经》（四）](#)

[十论《金刚经》（五）](#)

[十论《金刚经》（六）](#)

[十论《金刚经》（七）](#)

[十论《金刚经》（八）](#)

[十论《金刚经》（九）](#)

[十论《金刚经》（十）](#)

十论金刚经之第一

1、《金刚经》与《心经》历来是大乘佛教最为重视的经典，经典的本

义，是佛对他当年所领悟的宇宙真理的开示，对学者来说，是经常看修正自己提升自己的标准参照。因为经的本义如此，并不是拿来给人读着玩的，而是理解以后用以融摄心法和兑现行为的，如果读不懂，一直迷惑不解，那不止于徒然无益，若听信错解而使自己入于“迷谜”监狱而不知，就更可悲了。鉴于此，秦政决定自今日起以十论讲《金刚经》，决意起底经典本义，连接过去未来，读者诸君切莫凭感情以为狂，如你真正在求证生命的真谛，探寻佛法的真义，那么，且平心静气看下去。若不过以情绪偏好以维护某某人某某教，那在真正修道者的眼里，本身就非常的愚顽可笑，又何足道。

2、《金刚经》全名《金刚般若波罗蜜多经》，历来佛教徒解释金刚二字为“不动”，又有所谓“如如不动”者，其实情迷中的生命，讲这“不动”只是一种强为，不信你观照自己的心。一个没有达到完全在法上并且实证圆满的人，说自己“不动心”，要么是一种自欺的视而不见，要么是一种自我抬高。金刚，是不变的佛性的真实境界的比喻描述，却又非以人所认为的“金刚石”的特性可以简单概括，这是一种空性自在融摄一切而不入一切的圆满境，对修炼者来说是一种最上智，故曰“般若”。又因为这种境界只有达到自然味得，而没有真实实修为基础，说一千道一万，终究如给一个没有吃过梨的人讲梨的味道，给一个从没见过雪的人讲雪是一种什么东西，给一个没有亲身体味过波罗蜜的人讲波罗蜜的醉人芳香和醇酣的滋味。

3、《金刚经》是一次通过对须菩提兼及大比丘们解法时讲出来的超脱三界以外空性自在、佛性无漏的真实境。人在修炼过程中，通过正法大道，坚定实修，只问耕耘不问收获，自然就能明悟达到，达到就自然明白。这不是外求来的，而是一种正道修为圆满的自然结果。在那一层次，一切佛道神都是那个特性，就象人都具有人像一样的普通，所以也不是许多不明究竟的人以人情揣度的那样。

4、因为是解法，就是回答中阐释法理，所以，必然是有针对性的。就象一个好老师给学生解答疑难一样，在他达到临界突破时让他放下对旧有框框的束缚，而开启新程的正见一样。举例来说，一个物理老师先讲牛顿经典力学，讲了很多定义，这些定义在这个阶段中的学生遵循以求得平面世界的物理规律的把握是很重要的，而且确实能够解决很多现实的问题。可是，任何一种有限的定义在定义的框框内是有用的超出定义的范围时，反而就成了探寻真理继续向前的巨大阻碍了，所以就要“破”。比如讲爱因斯坦的“相对论”（顺便提一下，这种提法都是很不正确的，不是爱因斯坦家的相对论，只不过是神意安排他来开启给人这个理论，他只不过是将一定层面的真理揭示出来而

已。同样，释迦讲如来法，并不是释迦牟尼家的如来法，也只不过是神意安排他来给人类讲这个道理，其实在那一层次，就好像人懂得吃饭一样，是人人皆知皆明的。释迦也讲，如来如恒河沙数，所以，聪明的人绝不会用感情障碍了自己，而是理性冷静地分析，求得真道自家受用。而愚迷众生不过一生鹄首穷经，到死时一无所获。)

5、因为是解法，对于大比丘们来说，就不必要再讲吃苦、行善、消业等等基本功课的重要了。当年释迦传法，也必然是“以人像行于世间，以人言示法理”。这是天定的必须的，因为人这个地方的生命是变得不好了掉下来，是神的慈悲再给人一次机会，所以造就这个迷的空间和这个低能而烦恼的肉身，将神识封锁进去，冀其迷中以求一悟。能悟出来，就回升，悟不出来变得更坏，就销毁。所以没有一个正传师父会以大显神通的方式来传法传道，那样的话就不存在迷中悟的问题，破迷的情况下连十恶不赦的人也要来修了，捣乱的魔也会跟着修的，谁不修啊？可是，要这样干，这个传法传道的人首先就破坏了宇宙的法理，他首先得掉下来，毁了。谁敢这样干啊？因为过去让人知道最高境界的佛就是如来，再高的是不允许人知道，宇宙有“隐”的原则嘛，后世不明所以的人就认为如来是“最高的”，他用人的等级观念、好名的变异之心来衡量这些事，总想附庸一种超人一等的感觉，结果就使自己可笑地更加迷惑。他没问一问：假如如来是最高的，如来是怎么造就的呢？一定还有造就如来的法吧？所以说，后来佛教传到中国，一直与中国原始的儒教与道教有斗争，有时非常激烈，历史上的三武灭佛，就是非常极端的时候。当时三教经常辩论，在宫廷里还由皇帝亲自主持，那么释教徒们就编出一些故事，诸如释迦下世出生连走七步，说“天上地下唯我独尊”。这是诽谤释迦牟尼佛，不是赞美他。他要这样干，他将首先掉下来。更何况，要采取通过投人胎转生的方式，还包含着非常重要的圆容内涵：因为懂得，所以慈悲。通过切身的体验，与人“同作”，才能了解人的内心世界，他们的真实疾苦和状态、特点、性情，才能在开悟之后有针对性地救度他们。西方有一个故事，讲一个天使和小女孩的故事，非常的有教益，这可以作为这件事的一个反证。正因为表面上佛陀开悟得道后，常人并看不出来，人因为迷于肉身行识中，是非常低能的，即使是亲见神通，只当时激动一下，过后又疑惑了。就是因为这样，在释迦传法之时，有信的，有不信的，甚至有害他的，都有。即使信他的，也分成上中下士，这些上士一听佛陀讲证真法，本源心会，就生净信，按释迦的要求，出家修行，跟着佛陀，一心努力精進求圆满正觉。这些经常呆在释迦身边的弟子，就是经上所经常说的大比丘，就是上部座弟子。而那些中士或有净信而仍有顾虑挂碍或世俗职责放不开的人，就是当时的下部座弟子，还有就是三天打渔两天晒网的带修

不修的。历来圣觉大面积传法普度，也都避免不了这样的情况。

6、既然是这样，因为释迦佛在菩提树下打坐七七四十九天降伏人欲烦恼和执著开悟后，并不是一步就达到如来的果位，在以后四十九年的传法中，他也在逐渐的升华，一直到晚年达到如来的境界，这部经就是他晚年讲出来的，因此对佛教徒来说当然是如来讲法，非常重要。许多人认为释迦就是通过菩提树下七七四十九天打坐开悟来，却忘记了他前此的修行和六年的苦行，其实是完成了消减生命业力的过程。释迦开悟后首先传的就是罗汉法，苦行是其中很基础的功课，他的法的核心道路，就是“戒定慧”，释迦在世的时候，印度还没有文字，释迦当年带弟子，也不要信徒看经书，因为也没经可看嘛。一天就是三件事：释迦讲法，然后领着他们要饭，再就是打坐实修，修禅定。天天如此。最早期，释迦是在森林里、山洞里带弟子修行，日中一食，树下一宿，每天只是近午时去要一餐饭，然后就是长期集体打坐入深定。这是非常辛苦的。因为辛苦，一些弟子还是受不了，有的偷偷在晚上脱下袈裟就跑回家去，也是有发生的。任何一门正法，都不会把人强拢在那里，这些也就必然成为其考验和淘汰的机制的一部分：道法自然。只有坚定实修，百折不挠的，最终才能开悟得正果。当时由于集体炼功，所要的食物有时会很少，加上印度本属湿热气候，人很爱吃葱、姜、蒜等食物，人在平时过世俗生活还没觉得有多大的问题，只是口有异味而已，因为人心不静嘛。但一旦长期入深定，修禅定成了非常重要的功课时，这个问题就突出了，中国有古老的五行学说，讲五行配五气，我们这个世界的万事万物在这个境界中是可以从这个理来解释的，这葱姜蒜之所以常人觉得会有益于治疗某些病，是因为它本身含有微末的毒素，属阴热之物，而其气甚浊。人在深度禅定时，这个气味会非常呛人，影响人入静，所以，当年除了戒贪、淫、杀等明显的恶道外，将葱姜蒜视为“荤”，不准许吃，荤者，混也。当年的确是没有戒肉的，肉也不被视为荤。因为当时印度的人口并不象现在，是很少的，整个印度次大陆共有二百多个国家，许多地方都是原始森林，农耕方式还不普及，食物很少，许多人甚至靠打猎维生，因为释迦佛要让弟子放下世俗之念，以断绝的方式来迅速地窒息人欲中的贪瞋痴欲，他以自己极端的切身体行建立出家制度，为了解决食物问题，就领着弟子要饭化缘，要饭的人是不能挑选食物的，当然就不能挑肉或非肉。

7、说到要饭，佛教后来称之为化缘。其实化缘的概念很大，要饭是因为当时的修炼状态方式不得已而采用的方法，同时在要饭过程中，弟子们还得提高心性，接缘了缘，以不同的方式来给众生结下善缘。因为佛教徒采用的经营生命的方式，注定其成就后能够利益更多众生，

眼下借你一饭之恩，他年报以超脱之重，也是佛家慈悲的一个圆容：既解决了修炼方式上的需要，又结下了将来救度众生的善缘。后来佛教传到中国，因为来中土的佛教高僧摄摩腾和竺法兰是东汉明帝刘庄邀请来的，中国这个地方的集体观念又认为“要饭的”总不可能是大德大智之人，并且很鄙视，认为是不劳而食，就出现了佛教修行形式上的某些变化，从皇家来说，让邀请来的圣者去要饭，觉得没有脸面，所以，就由国家给他们建居住地，并由国家划给土地和供养，因为最早安歇在鸿胪寺（就是外交国宾馆驿），又因为刘庄是梦中见白马驮经书东来，故赐名“白马寺”，尔后和尚的居住地皆加一“寺”字。而为了佛法在中土更好的传播，摄摩腾和竺法兰也就因地因时制宜，持钵要饭后来就只是行脚游方时才用。但“云游”制度起初非常严格，也是“一瓶一钵”，并无长物。在寺院，因为佛教讲出家，

（四大皆空是对释迦讲的更高无形物质的一个概括，不是没有，而是完全空性无著。后来成了他们的口头禅。）出家无家，寺院并不是家，也并不作为家来看待，而是作学校来看待。寺院，就是佛教的大学，丛林，就是佛家的课堂，这才是实质。既是学校，就有一个教学的过程和进阶，当初的寺院，制度非常严格，也是按照日中一食、禅堂读经、禅房打坐来的，禅房全是通铺，相互之间共同精进。为了启蒙，二尊者将佛陀主要教义中的关键部分，译成一个简要的读本，这就是《四十二章经》。因为入佛门，目的地就非常的明确了，就要坚勇求正觉，尽快地破迷开悟，吃苦实修、断欲灭俗当然就是必要之义，对于食物乃至居处，是不择的。最早的庙堂，也是没有那么多塑像的，主要的是经典，是后来一步步地，因为佛教进入“相法”阶段（就是人没有那么高的悟性灵明，后天的污染更重了，得找一个榜样，利用外在的庄严而诱使众生来修习佛法），于是在寺院的格局建设、教具的增加和戒律的进一步完备上历代大德都在不断建树完备。以前和尚不做饭，后来建立寺院了，做饭时的肉香飘来，很勾引人，这个问题也突出了，为了保证禅定和读经的清静，后来就规定不准吃肉了。肉淡出佛教徒的餐桌，自然也衍生了一些理论，这也是佛法圆融的能力表现，但不让吃肉的意思，是不让人对肉起强大的执著，而非不吃肉就代表什么。因为对世间食物执著的本身就是一个强大的障碍，是肉身愚昧属性的一个关卡，后来的佛教徒有的居然搞起素食的什么“满汉全席”、“素炒腰花”、“素回锅肉”等等，还振振有词：我们没有吃肉，实在是完全搞反了不吃肉的定义，对食物味道的变本加厉的执著，却还觉得自己“修得清静”，在真正修道人眼里，这是非常可笑的。就象一个惯赌之人，虽然后来因为限制不赌钱了，可还是拿玉米籽或是小石子来作筹码一样，心中没有变啊。曰：我已经不赌钱了。可是关键在于，你的赌心是否没有了。空性在世间食物、穿着上，都是自然圆容无执的，也不是说穿着灰黄如土的袈裟，

就是“清静”了。佛穿着金黄耀眼的袈裟，道爱穿紫色华美的大袍，他执著吗？他还是佛道，他没有你那些概念。而一个凡心不变的人，即使你穿着草裙，住着土床，吃着残饭，心中却名利情不去，那不过是伪态，不过是假修。

8、小乘是大乘的基础，就象小学是大学的基础一样。在那些不明所以的人看来，小乘“着相”，大乘讲“空”，他用人的贪婪和私念在盘算，当然修大乘“更高”。那么，五十层高的大厦，你希望一步凌顶，你就喜欢第五十层的高度，可是，能不要登前面四十九层的功夫吗？这么简单的道理！就象儒家大成之学，“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多好啊，一步达到圣贤。可是，你要没有“小学”的基础，训养了成熟而理性的礼义心法、孝悌之道化于自然，你不过徒诵章句，实伪君子之小人耳。所以，佛教在其正法、相法阶段，也就是释迦的法没坏之时，真修者都知道大乘要从小乘做起，吃苦行善，苦修禅定，并不是妄意谈禅。这个禅呢，其实就是究竟的空性的一个集中概述，可是这个空，不是假空，真空之境是布满一切的法性圆满，是对他以下的境界无所不包、无所遗漏自然无所不知而又无所执著的无碍空明。举例来说，在如来的境界，对如来以下的一切，大千世界的原理，一切众生所思所想，连牛马的思想他都知道，可是他的思想不会进入其中。如来也不亲自度众生，是如来有愿望，具体的事菩萨去做。

9、在释迦的法没有坏的情况下，宇宙如果不是处在整体正法时期，那么，按释迦的戒定慧严格去修，（副元神）是能修成的。因为释迦从第六层宇宙下来，而佛教徒所说的极乐世界，在第二层宇宙的中心，所以，极乐世界的修持，后来人理解不了，似乎按他讲出的《阿弥陀经》参悟改良的净土法门，念“南无阿弥陀佛”就能开悟，人们就简单地这样去理解了，甚至有不明所以的末法时期佛教徒拿来骗人骗己。其实释迦的层次那么高，他直接穿越六层宇宙下来，从他在第六层宇宙创造的“大梵世界”带来甚深之法，同时也要使以下境界中许多佛世界掉下来的众生得到救度，这是他讲这些世界及其经的原因。因为人不知道，以前从什么世界掉下来的众生，当然也渴望回到故乡，而别的神佛的世界，与你本源的结构都不一样，就象你生为东方人，已经习惯于东方的思维、生活，把你强拿到西方去生活，你不愿意一样，而且你那真正的父母可是不放你走，如别人即使好意，让你去过更好一点的生活，这父母会不会追着你要人呢？那你很可能被视为人贩子。好心办坏事。神佛是不这样干的。那么，释迦帮助这以下层次的许多佛圆容他们的世界和愿望，但是那些佛可没有亲自来世间来做象释迦一样的普度的事业，那么，整条路就好象是释迦修的一

样，一直修到第六层宇宙吧，（只能这样讲了），顺路就拐过极乐和琉璃世界，那就顺路带回去，你的愿望念念不忘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具体来帮你，他的法身就做为你护法，看护着你，保护着你，帮你演化功，到走的时候，接你走，到极乐世界。但因为整条路的特点、规则是释迦开的，你得按戒定慧修啊，即使念佛号表面很简单，可是真正的心法和修为那得遵从戒定慧，这也是不言自明的。而且，一个天机来，就是说：佛道神只度他的世界掉下来的人。这不是佛道神好象明哲保身，实在是他解决不了其它佛世界的问题，天上如来这一层的佛，我们举个例子，就好象都是大律师，可是大律师是有分工的，是有专长的，有的擅长这种案子，对那种案子的解决知之甚少或经验欠缺，而你却找错律师，虽然名声大，但不一定比一个一般的律师却很对你的案子有效。就这个意思。所以，佛道神慈悲，可以帮你，你念颂他，真诚地崇拜他，他可以点化或给你安排机缘。真正能够解决一切问题的，就是宇宙的法的洪传。而当年在小的范围内，释迦从第六层宇宙下来，也自然可以圆容极乐、琉璃等相对低层世界的法。这绝对不可以看做释迦好象还不如阿弥陀，觉者没有那些人的可笑痴论，但要明白，释迦的可以让人知道的来历，也就不会犯糊涂。

10、释迦当年讲这部经的时候，是在他的晚年，已经证悟如来果位后讲的。因为讲这部经典时他非常强调这经的重要，象当年他的十大弟子舍利弗、大伽叶、木健连等，就非常的上心，因为当初印度没有文字，只能靠他们口耳相传。即使他们智慧很高、记忆很好，也难免记忆上有差迟的地方，更况释教结集是释迦不在世五百年后才定，阿育王时代佛教才开始得到国家的尊崇，条件更好一些。那么，在长达五百年的口耳相传中，会不会有记漏、记差、记误的地方？肯定会有。会不会有后来的弟子将自己理解的东西也舛入其中的呢？肯定会有。尽管佛教“正法”阶段应该这些事情弟子会非常慎重，但在传播的过程中，必然也难免于此。《金刚经》十分明显地呈现了这个事情。在后人将其分成三十二品后，第十七品起，开始出现大量的重复，其实就是有人回忆出来的东西又不一样，他们的祖师又都是释迦座前大弟子，后人分不清楚是怎么回事，那就在后面又附上这些，以为参照。目地是不要漏了，万一释迦讲的还有这个意思呢？在后来鸠摩罗什译经时，这些贝叶经上的字也出现了残缺，在翻译的过程中，由于鸠摩罗什译经，很多都是自己口授，让他的弟子记录，这些原来是有某某某回忆某某某这样说这样的话的，被他一概舍去。而玄奘所译，也参照了鸠摩罗什之译，故尔后人一方面读不懂经义而舛迷其中，一方面由于感情的作用，即使看到重三道四的复沓，也不敢质疑，还有感情去维护，以为在维护释迦牟尼佛呢。其实鸠摩罗什也好，玄奘法师也好，在译的过程中也必然掺杂入他们对佛法的理解，

在后来传抄的过程中，还有因为自佛教传入中国后三教纷争这个持续的背景，因为要争胜而舛入其中的字句。这样，就使这部经因为译法上某些地方过于简略，某些地方加入个人的观念，而非佛陀原文，某些地方加入当时三教纷争求胜的因素，某些地方译文不准确，从而使这部经变成有史以来最难解证的几部经典之一。到今天，解此经的文字恐怕谁也说不出一个确数，但真正探得奥义的极少，而能够明其所以，重新起废更新，完全将它讲明白的，那只有大法修炼人。在真实的基础上，我们可以十分明白地看到，经有其背后的因素，在正常时期，背后是有护法神在的，所以，以前人们也知道念这部经对常人也可以起到护佑。但古人敬佛，一般人是不敢亵渎佛经，所以要请大德高僧来念经，而不是自己念。我们看到今天世面上流传的《金刚经文》，简直是一个斑驳状态，凡符合释迦原义的地方是闪耀光明的，而译之不确但并未舛乱的地方光就暗多了，而后人舛乱的地方就是黑黑的。因为释迦来源虽然很高，但在旧宇宙的法理中，他的法也只能度不入三界的副元神，对于主体的他真正的弟子，他在三界最上的无色界中开了一层天，叫大梵天，一直在那里看着他的弟子往复转生中积累巨大的威德，不同层次掉下来的生命，可以借用人体来修，也帮着圆融了象极乐、琉璃世界等的事情。而主体的生命，从未跳出三界过，这也是他当年慈悲地讲的“实无众生得灭度者”的真正意思。因为释迦来是为传大法建立佛的文化，他一生吃苦无数，在大法洪传时，他也安排了他真正的弟子来得法，通过同化宇宙的法后，他将带他们离开三界，最低的他弟子也要修到第六层宇宙上，这是他当年系统的安排下的。他的真正的弟子都是授记的，在额头上有一个卍字符。真正有功能的人，一眼就看到。所以，也并不是剃了光头，操着阿弥陀佛的口头禅，就是他的弟子。

[>> 返回](#)

十论《金刚经》（二）

1、接下来，我们就来具体讲证《金刚经》。真正的佛的教徒，一定要知道，佛讲经说法，既然他都明言“我说一切法，如筏喻者，法尚应舍，何况非法。”就是要让人通过他讲的认识宇宙的真理，用之以修炼，真正的明道开悟，而绝不是把他讲的话用人的感情供起来，自己不明其真义，只知盲目背诵，无法将他所讲的真正内涵用之以修身炼道（过去的人这样做，是因为修炼的是副元神，并不是明明白白的主意识修炼，实际上历史上没有人修成过，修成的只是不入三界借这个人体修炼的副元神，历代成就的都是这样），当真正有人能够开启真见时，又由于人的名利情的触动，动凡人之心起来不理性的反对，其实也不过是打着佛的幌子，骨子里维护的往往是自己和利益和虚名，

自己的感情和骄妄而已。自古来解证这部经的多了，可是智慧的人要知道，真理是不变的，不因其古今时间差异而不同，古人制造出来的不一定是精金美玉，他们也必有拉撒的垃圾粪土，这些你不能不承认。今人如果洞明宇宙的真理，他讲出来的也一样是万古不废的大道述言。故孔子曰：“述而不作，窃比我于老彭。”

2、我们先看第一段：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与大比丘众千二百五十人俱。尔时，世尊食时，著衣持钵，入舍卫大城乞食。于其城中，次第乞已，还至本处。饭食讫，收衣钵，洗足已，敷座而坐。”“如是我闻”，意思是这部经是我当时从佛那里听到的。为什么要在此前加此四字呢？因为释迦当年带着弟子传法的过程中，也发现了一个问题，就是弟子们在帮着传法度人的时候，往往将佛讲的法随口说来，而别的人搞不明白是谁讲的，这样一方面造成错误的崇拜，另一方面，因为弟子的修为有限，他转述释迦的话，却没有明白注明这是老师讲的，就没有了释迦佛的因素和力量在里面，而自己却还因为迷中众生的崇拜滋长欢喜和显示心理，这是非常坏的心向，不自觉地划向悖师乱法上去。久之甚至会把自己在相对低的境界悟到的东西也与释迦佛讲的法混在一起，很快就会淆乱释教之法。就象儒教在孔子死后，一部分弟子将有子弄来代替孔子的位置，因为他们觉得有子讲话很象老师，后来才发现大谬不然。水晶与钻石，同样的外形似乎折射出同样的光泽，但真正的质地是完全不同的。所以释迦佛在圆寂涅槃前对待于身边的阿难讲了他一生最后也是非常重要的一部经典，叫《大涅槃经》，这部经中对他涅槃后释教如何传，弟子们如何认识释教的未来有非常明白的开示（后来传下来的《大涅槃经》，有些寺院所藏多达 36 卷，其实很多都是后来人伪托伪造的，试想一下佛陀临没会讲那么多话吗？那有那么多话讲？就象朱熹临没时告弟子的话一样，也不过几十个字，讲的都是修身成圣的大要。历来的圣贤也都是这样的。），这个经有三个大的方面需要引起后人的重视。第一就是关于佛教流传的问题，释迦知道他的法会流传到中国来，讲了中国东土这个地方将是他的法的胜地。第二就是非常要紧的佛教僧人们在他涅槃后如何修、僧团如何管理的问题。他讲了三点：

- [1]我涅槃后，弟子们要“以戒为师”，按戒定慧努力修行；
- [2]凡引用我讲的法，一定在此前加“如是我闻”，避免舛乱。
- [3]对于乱法坏教之徒，一律采取“默摈之”（就是不搭理他，排斥他，不给他市场）。

因为释迦当年并没有讲出宇宙法理在他那一层的真实体现，整个《金刚经》，对不明所以的人的表面主体来说，是懵然不懂的，因为只有不入三界的副元神才明白。而人的表面，只有一点感觉，因为人是感

情非常丰富的，感情的作用会生成强大的成见，对不明白的东西反而因为大家的人云亦云变得更加神圣。其实释迦当年也是因为旧宇宙的因素限制，许多事情没有办法，但他给人留下戒律，按戒奉行，其实就可以达到修炼人的标准。虽然说弟子们人的主体在过去 2500 年中往复转生修炼，并未真正得度，得度的都是副元神，但释迦佛知道末法时期主佛下世正法的事，他具体而仔细地给他的弟子安排了一切：弟子往复转生修，每一世都很苦，因为每一世都在他的身体内修出大觉者来，那么所积的威德就是不可限量的，而他圆满后一直没有离开三界，在三界之最上无色界创造了一层天，叫大梵天，在那里一直看着他的弟子。他的弟子都是授记的，脑门上有一个佛家卐字符。在最后传大法中，安排弟子们同化大法，最后他将带着他的弟子离开三界。他的弟子最低也要修到大梵世界（在第六层宇宙上），果位成就是非凡的。第三个重要的部分，就是这部经中讲了释迦所传的这部法他的成住坏过程，即法运问题。在释迦涅槃后五百年，是释教“正法”时期，这与今天我们说的整个宇宙正法是两回事。当时那只是局部的小宇宙的部分归正，而且体现在世间，只是婆罗门教坏了，在法界的这个部分，由释迦佛传出他的佛法来归正。好比换了一件新衣裳，仅此而已。比方说，一个人如果还是西子正当年，这个时候给她换一件更好的衣服，以替换她原来的旧裳，真是一件好事。但假如她已经垂垂老朽，行将入土，这个时候，任你换天仙织就的霞衣，也是完全无意义的。今天的正法可是彻底的更新再造，与旧宇宙的一切完全没有关系，与宇宙旧的历史完全没有关系，只是采取的方式，是因为主佛的慈悲，给了旧宇宙生命一个认识 and 同化新法的机会，而不是象过去采取的彻底灭毁重来。就是说按释迦所讲的他的法在他涅槃后五百年时间里，是属于“正法”时期，就是他这个法被宇宙众神确立为法界度人之正法正道，这个阶段，有根器者一闻他讲的法，就能生起净信心，受持修行，精进以求正果，因为那个时候法没坏嘛。再五百年，这个时候，属于“相法”时期，这个阶段，众生的状态不一样了，因为观念的复杂和其它的因素，必须要借助于有形的塑像、佛寺的庄严、有形的更为方便的教法才能让众生得法的奥旨，得以修行，这个阶段，大致就是流传到中国，佛教在中国得以大行的阶段。再五百年后，他讲的法进入“末法”时期，众生穷经皓首，也非常难以成就，其根本的原因是他的法进入坏灭的阶段，那么到今天，其实已经是末法的“末劫”时期，所以举目所见，到处都是挂着念珠声色滋味五毒俱全的“和尚”。当年魔也明确告释迦，到他的法进入末法的时候，他派他的徒子徒孙出家到庙里，祸乱他的法。释迦当时就流泪了，末法了，他也没有办法。但他知道，末法时期，弥勒佛尊会下世传新法。因为靠近三界的佛是十年一换的，当年他的弟子中有一个将修成弥勒，这在佛教徒中就弄糊涂了，因为弥勒本是佛乘，可是常常在佛

教中又将他视为菩萨，是怎么回事呢？其实就是末法时期，伟大的万王之王的无上王，宇宙的主佛将以弥勒的名号下世传新法，这是法界能够知道的。而他在法界的“职称”，就是“万王之王”的“转轮圣王”，也叫“法轮圣王”。历史就是这样的，法界就象是轮值一样，但今天不是过去的翻版，而是整个宇宙在正法，真正的修炼者是在正法中修炼，远远超越一个个人修炼的问题。而且每个修炼者所联系的因素，已经不再是个体圆满的问题，这些其实释迦在《金刚经》中都有所预示，只是今天的人很难明白，我们接下来都要讲到。

3、“如是我闻”，既是这样的原因，那么不止于说引用佛陀的话语的敬意、原意，而且还明示后人一个非常显明的事实。大家知道，历史上除了老子直接写了《道德》五千言，庄子写了一系列赋文以明道外，释迦、耶稣、孔子讲的法，其实都是他们的弟子后来记述下来，靠回忆记录的。故释教是“如是我闻”，耶稣基督教是以各大弟子的“福音书”来记录其传法的事迹和点滴的话语，大成儒家是以“子曰”来记忆述说。这就带来一个问题，语录体的方式记述的经典，除了新约对情境有较详细的描述外，《论语》很多纯是一句话，完全没有语境和当时情形的记述，而释教经书的很多部分也是这样。这就会导致后人非常多的误解，尤其是后人带着强大的人的执著和情感来读的时候尤其如此。那么，我要说的是，语境非常重要。比如跟一个都是给一个数学很好的学生讲话，可能直接将微积分作为一个普通的术语来一提而过，但对一个没有高等数学知识而历史掌故很丰富的学生，则可能花较多的时间来解释微积分的原理。那么，并不是因为前此没有解释微积分就显得微积分不重要，也不是因为后此详细解释了微积分就显得微积分格外的重要，超过其它的一切。作为须菩提及许多大弟子，这些上部座弟子一直跟着释迦，在传法七七四十九年的过程中，许多人都是几十年跟在佛陀的身边，他们听了许多佛陀在不同层次的讲法。因为释迦也是从菩提树下起“金刚座”开悟以来，一直都在升华，到晚年才证得如来果位，那么在后来他不断讲法，不断进步的过程中，发现他以前讲的法是有局限性的，越是后来越是明显，甚至以高层法的标准来看当年讲的法，许多都是错的，但在那一层次中，那个法却又有指导作用的。因为这些弟子们都是几十年跟着佛陀，听他讲法非常多，难免就执于以前的讲法而对后面的讲法产生疑惑。又因为这个阶段中须菩提等大弟子们早已走过当初打基础的那些功课，那些都已经学得非常扎实了，所以，释迦没有再去强调戒定的重要，这不表明戒定慧不重要！那些一辈子读诵《金刚经》，而不按照戒定慧严格要求自己，苦行修炼的，读一万篇也不得其旨。因为佛陀讲法必然都是有针对性地讲，就象一个名医治病，不会对每一个病人都搬出所有的药方，或专用那一味药一样，在圆满的空性智慧上，完全是利他的，完全是抽离空性的，完全是为了别人破迷开悟而讲道

说法，所以，当年讲《金刚经》这个背景、原因一定要明白，才能真正明了这部经典的缘起。后来的人把这部经分成了三十二品，其实也不过是后人的一个理解，加了进去。其实这就是一部有针对性的讲法，主要是针对达到出世间法的罗汉、菩萨们讲的更高境界的真实心法，是高阶课程。至于说后人讲念诵这个经能够得着佛陀的保佑，当然在佛教正常的时期，因为释迦的法背后是有神在管，当然是有力量的，但一个真正修炼的人不是得着一点保护，而是要真修，那就一定要明白其真正的意思，用之以修行明悟，而不是求得一点信息，一个普通的保佑。

4、由于佛教经典是释迦不在世之后五百年才由后人整理出来，经历了三次结集的历史就说明许多地方当年已经有点舛乱不明了。不说五百年，就是在日常生活中，大家都知道让十个人依次传一个话，传到最后可能面目皆非。虽然古人比今人心静得多，一些根基很好的佛教徒能够博闻强记，但也是有限的，由于修行层次有限，修行的阶段与复杂因素的干扰，在三个方面使释迦讲的话流传到今天已经发生很大的变化，许多地方都不再是释迦讲的原义了。第一是记述的最初就因为众弟子对佛讲法的真正意义理解的不同而表现差异，这特别突出地表现在第十七品以后的重复上，其实当时就是搞不清楚当初释迦是怎样说的，而将有代表性的另外的说法附在后面，以备参考之意。所以，当初这部经整理成文的时候，其实已经残破不全了。第二就是传抄、流传的过程中，产生失误和传播者将自己的理解附会上去。第三就是翻译过程。辗转流传，最早由鸠摩罗什译出的《金刚经》即已经存在多处错漏，鸠摩罗什译经，是经常采取自己口述而由人代录，这个过程也极易产生字句的错舛或简省。到玄奘唐时到印度佛教最后辉煌的那兰陀寺取经时，这个《金刚经》也已经不再是当初结集时的那个样了，也就是说在佛教在印度发展的后期阶段，许多僧人因为放不下的名利、显示等心理，在经典中加入自己的论言等都已经都是家常便饭。尽管玄奘法师非常渊博，考订精密，也难免分辨不足，到他回来不久，印度佛教进一步变异，弄得面目皆非，与婆罗门教合流，形成一种不伦不类的宗教。佛教在印度消失了。那么，这个翻译过程中再加以翻译者的理解、层次和当时的历史环境等因素，就使释迦所传的法流传到今天，其真实所说的话，不到十分之一。真正有功能的人拿过佛教经典一看，许多所谓的“经典”根本不是释迦讲的，而是后人附会的，就以最少舛乱的《金刚经》、《心经》来看，也是斑驳难堪。真正佛讲的文字是闪着金光的，而翻译过程中虽然心很正但没有翻出原来的境界意义的光彩就暗淡，而错舛之处，就是黑黑的。这怎么修啊？有多少人越读越糊涂，除了不了解其文意外，舛乱的经文本身的力量杂揉，也是一个原因。

5、一时，是说那一天。哪一天呢？就是讲这部经的那一天。当时释迦在哪儿？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与大比丘众千二百五十人俱。当时印度就象中国春秋时代，有 270 多个国家，舍卫国是一个较大的诸侯国，给孤独长老是佛教历史上一个非常著名的助法行者，其实他是佛陀座前大鹏金翅鸟护法转世，就是要协助佛陀传法的。他当时在舍卫国，知道释迦牟尼佛开悟传法，在鹿苑初转法轮，度乔陈如等六人后，相继到列国开始广传其法，就非常渴望佛能够来舍卫国传法。因为当年许多国家对释迦牟尼佛及其法还不甚了解，只是释迦王子的身分和他的传奇有所耳闻，许多地方还是已经败坏了的婆罗门教的天下了。给孤独长老想神圣的佛陀要能请来，这是多么大的荣耀啊，就想物色一个很好的居处作为法坛，找来找去，还就是舍卫国太子的后花园——祇园，最是幽雅美轩，就去见太子，请求这座庄院。太子当然舍不得，可又不愿人说他不敬佛法，不向善道。就给给孤独长老出了一个难题，说你要在三个月内将能够铺满我这园子的金砖运来，我就把这座花园卖给你。给孤独长老满口答应。这真是一念净信啊，这个力量非常了不起，就象五百罗汉中大力神的罗矩诺，受师命云游到雁荡山，问樵夫说：“此山何名”，答曰：“雁荡”；“此村何名？”答曰“芙蓉”。于是欣然曰：“是吾师之所示也”。遂结庐斯地，苦修阐道。因为他离开时，师父曾告诉他：“汝东行，至山以鸟名，村以花名，即驻其地，阐我佛法。”后来唐朝诗僧贯休写诗赞之曰：“雁荡经行云漠漠，云湫宴坐雨蒙蒙”，后人多以其意境之美、山水之雅，不知当年苦修之寂苦。一瓶一钵，无衣无食，心中只有法，只有师父，师之所示，纵千难万险，必遵从之。这样的心，真乃金刚也。因为给孤独长老有一种神通，能够看到地下所藏宝物，三月之内，即凑齐了如许黄金，就要来购买这太子祇园。太子大吃一惊，人都是有佛性的，给孤独长老的超然和对佛陀的敬信让太子大为感佩，所以他无偿地将园子捐出来，后来，这座园子，即为佛教徒传诵的“布金林”。

6、物欲主义时代的人很难理解有着更高生命实现境界和价值取向的生命的所作所为。就象给孤独长老，有人想，如果我有那个能力，那我不就成富翁了？有今日之世，有人为自己的自私辩解说，假如我有了多少钱，我就做慈善的事业。其实这些愚蠢的话，恰恰违反了宇宙的特性，一个生命之所以有超常的能力，是因为他有超常的心性。因为宇宙的物质财富，原本也都是神意的一种示现，在正常的时期，这些东西应是为正法所服务的。舍卫太子一念佛性动，献出了这个园子，后来他听佛陀讲法，即证阿罗汉果，其实从“舍得”这个角度，众生应知道真正用好财富助法的真正果报，是无量的。但是，佛陀是不在意这些的。即使住在这样精美的宫殿里，也只不过利用人间的这个地方作讲堂，使弟子与众生有一个好的听法场所而已。他决不会象人一

样生任何对这个空间的东西的贪念，往往住一段时间，就到别的地方，继续讲法传道。他传的法是决不会动的，所以，住在精美的宫殿里，还是托钵要饭化缘，保持着原来在森林里、山洞里苦修时日中一食的戒法，这在后边会看得很清楚。“与大比丘千五百人俱”，表明佛陀那一天是与上部座弟子在开“法会”，解证法理。而一“俱”字，道出佛陀的平易近人和受弟子爱戴的那份无间。其实就是大和尚们在相互切磋，佛陀先是主要在听，在看弟子们在哪些方面存在的共同的突出的问题。因为都是上部座弟子，很多都有起初的成就的罗汉、菩萨初成者，所以针对他们，讲《金刚经》也就是自然之事。

7、尔时，世尊食时，著衣持钵，入舍卫大城乞食。于其城中，次第乞已，还至本处。饭食讫，收衣钵，洗足已，敷座而坐。尔时，也就是到了规定的化斋吃饭的时候，请看“世尊食时，著衣持钵，入舍卫大城乞食”，这个记述说明什么？第一，释迦非常注重自己的公众形象，穿上袈裟，以示与俗家之区别，也在宣传佛教。当时的佛教的袈裟是非常鲜艳亮丽的黄色，这一点与后来传到中土后，到今天和尚穿的土黄布有非常大的差别。是因为后来人放不下对衣服装饰的执著，后来才改成那个颜色。第二，释迦以身教弟子，自己没有象后来的有些出家人，把寺院的一点职务也当成官，没有让弟子去帮他要饭，而是自己去做。以曾经是释迦部落的王子带着弟子要饭，这样的苦行和师道，真是让人感到当年佛陀的慈悲付出。乞食，就是要饭。那么，那个时候，一方面是因为人们的生活水平还比较低，另一方面，婆罗门教势力还很大，人们还没有对佛教有深刻的了解，可想而知，以佛陀之尊严，也必然面临许多拒绝、不解甚至责难，这些，在早期佛教故事中都有记述。但是佛陀做出的表率是什么呢？一句“次第乞已”，表明释迦要饭是挨着门去要的，每家可能给出来的只是一少点，有些人家也许根本就不给你饭吃。那么，也不是每天都能要到足够的食物，饱一顿饥一顿的，也是常有之事吧。次第乞已，从佛陀与众生结缘的角度，也是表达的无分别之空性佛性。要到刚够吃一顿的饭，就“还至本处”，世间何物能够动佛之心呢？没有说那儿热闹去看看，那儿有稀奇，引动了人心。出家就是断绝世缘，奋力精进，不圆满不罢休，佛陀以此为弟子作出的表率，当年是为弟子所谨遵不违的。至于今天那些所谓的出家人，弄成处级科级的级别，有的配有自己的车，出门专捡热闹的地方凑，甚至将佛教胜地拿来作“商业运作”，已经完全抛弃了释迦牟尼佛，却还打着他的名声来败坏它，而末世邪师说法如恒河沙，也是释迦当年临涅槃时预见的末法时期的状态。今天的和尚，有几个真的是弃绝人世名利情一心修行证悟的？接下来饭食讫，收衣钵，洗足已，敷座而坐。佛陀与弟子一起吃饭，当然都是化缘要来的，吃完后，收衣钵，将出门穿的袈裟收起来叠好，都是亲历亲为，佛没有叫说某某，你是我的弟子，你给我洗碗叠衣。

相比后来的职务僧们的变异，也就一脉灿然了。因为出门走了很多路，打水洗了脚，然后盘脚坐下来，准备给弟子们解法。开篇的第一段，虽只寥寥几十字，将佛陀圆满的空性智慧和无量的慈悲平叙出来，人们不是很好奇佛是怎么想、怎么做事的吗？什么是慈悲平等？从其中是可以领悟的。所以，特加简注曰：慈悲、平等、圆容、空性之心性灿然在是而任自然。达到佛的境界，其行走坐卧皆是法。

[>> 返回](#)

十论《金刚经》（三）

1、我们来看“第二品善现启请分”，前此已经说过，将经文分成多“品”，这是后人附加的，其中表达了后人对经文的理解，看起来似乎为后人读经提供了方便，其实也为后人理解经义添加了框框。如果局限于这个理解，那么后人就永远为其所框制了。所以，这些分品，其实是不应该的。

2、我们来看经文：“时，长老须菩提在大众中即从座起，偏袒右肩，右膝着地，合掌恭敬而白佛言：“希有！世尊！如来善护念诸菩萨，善付嘱诸菩萨。世尊！善男子、善女人，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应云何住，云何降伏其心？”时，就是佛陀已经准备好给众弟子解法，长老须菩提在众弟子群中起身，来到佛陀前，因为佛弟子穿的袈裟，是一块一丈多长的黄布，围在身体上，有露肩的，有不露望肩的。这里交待的这个动作，当是须菩提长老的穿袈裟方式是不露肩的，但因为要给佛行礼方便，就先将右肩的袈裟敷翼解搭下来，然后右膝着地，单腿跪拜，以佛家弟子敬师的礼节双手合十恭敬对佛陀说：“世间伟大的觉悟尊者，师尊，您为度我们来到这阎浮提世界，这是众生希有的缘分，是应该万分珍惜的机缘！正如我们看来的那样，您有无量的法善于根据众弟子们的特点、状态来指导我们的修行，开示我们的真理。师尊！现在我有一个问题感到困惑，就是在助师传法布道的过程中，遇到发善念想要修炼的善男信女们，能够发心要修炼成觉，那么他们的心应该以那里为依凭根住，又依据什么来降伏人欲烦恼呢？”这里，显然须菩提长老问的是心“术”。比方说，我发心要研究微观世界物理，那么我依据什么为基本理论根据呢？大致就是这个意思。

3、释迦佛听了须菩提长老的提问，回答说：“善哉，善哉。须菩提！如汝所说，如来善护念诸菩萨，善付嘱诸菩萨。汝今谛听！当为汝说：善男子、善女人，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应如是住，如是降伏其心。”这里必须讲明白，就是以前的修炼，不管佛家道家，也都是度人的副元神。副元神不入三界，在三界以外操纵着人的这个身体修炼，可是因为离不了人的这个主体的配合，当然在讲法中也要给人的这个表面讲基本的原则，都讲要人进入寂然禅定，其实也就是让人的表面主意识不起作用，那边好利用你的身体来进行修炼。那么，这里的“汝今谛听”，其实全部的真实境界已经给须菩提长老讲完了。为什么呢？因为佛菩萨之间的沟通，完全是一种思维传感，并带有立体的声音，一笑一念之中，就完全明白了要表达的意思。因为须菩提长老是达到罗汉果位向菩萨境界精进的弟子，当佛陀说这句话的同时，在另外的空间已经给他示现了应该如何的真实。因为这个问题表达了须菩提对佛法探究的层面上，着眼于根本的心性，佛陀很高兴这样的问题，它不是着眼于前此问诸如“极乐世界怎么样啊？”“佛国世界如何啊？”而是直指佛性心法，而这乃是一个真正修炼人的根本基座，即佛心是怎么样的？这真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问到了实质。佛因此夸赞他说“善哉，善哉。须菩提！”如汝所说，如来善护念诸菩萨，善付嘱诸菩萨。汝今谛听！当为汝说：善男子、善女人，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应如是住，如是降伏其心。”意思是如你说，如来善于根据弟子们的根器特点因材施教让你明白法理，你现在要用神谛听！我当为你全面地阐述这个法理，发心修佛者，应该这样住其心，应该这样降伏其人欲烦恼。就象我们现在通常表述的那样：应该是这样这样……。

4、须菩提是完全明白了，可是别人明白了吗？却不一定。所以须菩提为了让别人也能有所明白，并让后人能够听闻如是经典，就请求佛陀“唯然，世尊！愿乐欲闻。”意思是：师尊，我明白了。但是，我希望您能够以语言开示这个妙法，我想不止于我，众生都会很高兴愿意闻知如是经典。其实此时用思维传感已经讲完，而须菩提因请佛陀以言语示现，故有后文。因为用人的语言来表达高深的法理本来就很难，人是用自以为缜密的所谓思考来衡量问题，决定是非的，佛却是多方位同时思考和行事的。而且一件事从头会看到终。所以，智者知道这一点，把人类的思维程序称为“小逻辑”。

5、我们接着看“第三品大乘正宗分”这个概括有点莫名其妙，依我看，有点象将银河系之理拓而广之成了“同理可得”的宇宙普遍理一样，这样概括很容易局限了后来的人，是不可取的。

6、佛告须菩提：“诸菩萨摩诃萨应如是降伏其心！所有一切众生之类：若卵生、若胎生、若湿生、若化生；若有色、若无色；若有想、若无想、若非有想非无想，我皆令入无余涅槃而灭度之。如是灭度无量无数无边众生，实无众生得灭度者。何以故？须菩提！若菩萨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即非菩萨。”

从这里开始，进入《金刚经》历来最让人迷惑的部分，有多少癫癫狂狂的理解，多少虚无自高的假象，都是因为对此经这个强以人言来名法的表述搞不明白而弄出来的。老子当年说“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吾不知其名，强名之曰道，强志之曰大。”其实与此时释迦讲的那个境界真实是一回事。就是在勉强用人言志道名法。因为是对上部座中达到菩萨罗汉果位的弟子们讲法，他们的听法状态也决定了释迦讲法的形式，其实是立体的并有示现的。开悟的觉者讲法，其实是在他境界以下层层层层都在讲，尤其是这样普度广传的形式，都是这样，后来藏传佛教密宗上师传法，以口诀和示现坛城等形式，也都是从这里一脉相承来的。所以，第一句诸菩萨摩诃萨应如是降伏其心！凡在果位境界的弟子，也都明白了。之所以还有讲论，是为应须菩提长老之请，勉强以人言揭示那个法理，但因为过去佛教也只是为今天传大法奠定文化，同时在那一时期也不让众生知道那么多，因为是针对副元神修炼，真正人的主元神知道得很少，虽然读得云里雾里，许多人还喜欢读，越读感觉越好，其实也只是人的一点消息感觉。而真正的意义在于副元神能够顺利地修炼。佛法是圆容的，在他境界以下的一切众生，闻其佛法，也都是无量的福分，都能够带给他们觉悟提升。而释迦当年开创的修炼开悟之路，就是涅槃，按他的说法，是一种灭度。

7、什么是灭度呢？我们举个例子就会很明白。因为生命是在宇宙空间中产生的，产生之初是合于宇宙特性的，就是同化宇宙特性的，是因为生命体产生多了之后，产生了象人这样的人际关系，其中有些生命变得不好了，自私了，就往下掉，这样的情况大量出现，高层的神就创造一个相对较低的空间，将这些生命封锁进这样一个物质和能力相通低下的空间中去，因为神的慈悲，也给他们一个回返的机会，就这样，随着宇宙演绎、生命的败坏堕落，空间层次越来越多，到最后堕到人这儿来，这三界从一个层面上说，就是宇宙的垃圾场，在宇宙最表面、最粗糙的层次面上，生命掉到这里来，以前就是彻底销毁不要。可是后来神又发一慈悲，决定再给这些生命一个机会，所以造就了人这个空间，起初也没有想其它的，就是造一个最迷、最苦的空间，生命被封锁进这个低下的肉身，非常的低能，人在这里的可怜，人自身从出身后都是这样生活，大家一样，眼耳鼻舌身意的低能让人无法看到另外空间，什么事情都用最低下的方式在做，以低能的方式

繁育着后代，神给了人最后的机会，迷中以冀一悟，悟出来就可以返回去，悟不出来就掉下去销毁。人自己很难知道这个处境，但觉悟者是非常知道和悲悯的。庄子曾有寓言说失水的鱼儿在小塘里，眼看就要死了，相互之间靠口里吹出的一点湿汽来湿润鳞甲，他说，与其这样以为“相煦以湿，相濡以沫”为道德和美好，还不如真正的升华回去，“相忘于江湖”。江湖对鱼儿意味着什么呀？意味着资源的无限和空间的自在。人也是这样，真正通过正法修炼返本归真，那才是真正的幸福。那么，也就是说人的本质在掉下来的过程中，就好象金刚石在掉到不同的污染物里，称沾上一层奶油，再沾上一层墨污，又沾上一层稀泥，最后沾上一层粪土，每一层的沾染，其实就是给自己先天至善圆满的灵性加上一层封锁，那么，释迦佛采取什么方式让你回去呢？就是灭度涅槃，就是洗净你，不同层次用的是不同的洗法，这很好理解法无定法。就是洗粪土的方法用来洗奶油恐不见效。而先用洗奶油之法来洗粪土也必无功。也就是说为什么历代大觉教人，什么境界教给他什么法，也是非常重要的。后来的人为什么很难成就？很多人贪高慕远，一来就用人的名利心想要修多高多高，小乘未能好好参修，就一天闭目诵大乘经典，结果是徒费功夫，一事无成。一个连小学的礼仪都没有成为习惯，礼仁心法没有克成自然的人，就妄论治国平天下，不过是张狂无知而已。就象一个连四则运算都还没有搞会，文字才认不到三个，就想要一来就亨通微积分，写作绝妙好文章一样，是办不到的。许多人还混混然讲什么“放下”，其实他何尝拿起过？谈什么放下？！

8、那么“无余涅槃而灭度之”，简单地讲就是洗净自己，现出先天的本来佛性，自然圆满的过程，而其核心之路，在释迦就是传出“戒定慧”之法。这在宇宙正常的修炼时期，是一条正法大路，不过，这个方法并无法将后天不同层次的身体转化提升为最好的东西带走，这就是释迦接着明白讲的“实无众生得灭度者。”我们刚才举奶油的污染、泥沙的污染，其实对生命而言，不是人这个概念讲说是在生命外面糊了一层，而是这些都会形成不同层次的身体存在，就象细胞整个构成的人、原子层面、中微子层面等等。比如人，就会形成觉悟的人认为的“臭皮囊”，在不修命（也就是不转化本体）的功法，也都采用丢弃，在开悟开功的那一瞬间，一下丢掉后天派演的身体而元神带着功上去。那么和尚开悟就有“舍利子”，实质上是那个丹爆炸后，将身体的锁和百窍全部震开，本体一下丢掉圆满。这种方法也就不过是个体的开悟跳出三界，它本身带来不了宇宙物质的彻底更新和对不同层次境界的熔炼提升。

9、何以故？须菩提！若菩萨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即非菩萨。”佛陀接着解释说，为什么这样呢？普通人因为分别相，人在世

间自然关注这个分别相，就象庄子所说：以人观之，万物自贵而相贱，以道观之，物无贵贱。所谓物无非彼，物无非此之道，乃是全知和全然的洞察的境界所见。真正的菩萨，那已经是究竟空性圆满自在的觉者，并不是说他没有示相，而是说他同化那一层的宇宙法理标准，没有了人的观念和人对那一层次的概念性看法。比如说，如有我相，定然执我。若执于人相，则于人之生老病死等七苦皆有所感而执著，并未明道。我之于纷烦世间遇境也都可能带来感受，若还执于众生分别相，就有分别，这个人与那个人的长相、态度也会因此在心里生成差异。执于寿者相，则不明一切不过是不同层次的法的演進程序的表达而已。菩萨的究竟空性圆满绝无这些牵著。那么你要用人的语言硬是讲应该是一个“住”于什么心，就象老子面对“道”一样，只能强名之“空”。可这个空显然又与人所谓的“没有”完全是两码事，如果勉强解释呢，就是“无执著”。而且是“无漏”的。好比一个人洗净一层到更高的层次，那么应该下一层的任何东西都没有的，就是下层的東西“空”掉，完全彻底的没有。可是却是更高的“有”和存在了。

10、接下来讲“第四品 妙行无住分”。我这里引用这个分法，不是承认它，而是为了方便，因为大家也都习惯这样了。“复次，须菩提！菩萨于法，应无所住，行于布施，所谓不住色布施，不住声香味触法布施。须菩提！菩萨应如是布施，不住于相。何以故？若菩萨不住相布施，其福德不可思量。须菩提！于意云何？东方虚空可思量不？”“不也，世尊！”“须菩提！南西北方四维上下虚空可思量不？”“不也，世尊！”“须菩提！菩萨无住相布施，福德亦复如是不可思量。须菩提！菩萨但应如所教住。”见到须菩提长老已经初步领会了所讲的法理，佛陀接着深入一部讲。所以有“复次”之语。可见释迦、孔子、老子、耶稣，一切真正的大觉大德，也都是非常究竟空性圆满智慧，循循善诱，完全是不入其中的而针对众生的具体情况而适宜讲法。现代从西方总结兴起的“教练技术”，其实并不是一个新的创造，其所讲“抽离、利他、启蒙”的核心理念，早已是觉者们自然所用的法，但什么是离他？启蒙什么、如果“教练”者没有真实的悟道，仅是在功利或眼前利益上讲这些，运用这个技术，其实也是非常低能的。就象瑜伽的真正本来是上一期人类社会的修炼名词，而这一世到现在，被许多人弄得面目皆非，世俗都认为瑜伽是拿来健身减肥的呢。真法，是遍布一切的原始的缔造者，在每一层次的本原物质和法的存在状态，其实是“无所不包、无所遗漏”的。达到那一层，其实也就是与那一层的法理同化，那一层的宇宙力量和智慧就为你打开，为你所用。这就是实质。那么，达到菩萨法的境界，对于法，应无所住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用孔子晚年讲的“三十而立（在道上立起来）、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随心

所欲不逾矩”来对应着讲，其实就是一种真实的同化自在圆满，对以下的一切什么都知道，什么都能够做，什么也都知道怎么做才是最好。法，不再是外在的规定原则，而是内化的自性存在，就象水一样，无形而遇形契物，能容一切物也能圆容于一切之中。达到这样的境界，实在无所执著，在其境界以下，也就显得本事很大，无所不能，无所不谐。这里，佛陀举虚空来说，其实不止于形容，也是借喻，就是空而容一切有形。这个状态，乃是佛教讲的舍得不著相，通常很多人讲的“着相”，他理解不了，有人甚至眼见的东西也去不论它，实质讲的就是执著。不著相，就是不执著。那么，讲到这里，对“容天容地于人何所不容”也就明白了，在圆满的自性空明境界上来审视一切，自然就会看到分别相中的众生的愚痴和可怜，当然究竟圆满的佛陀就会有“笑古笑今笑人间可笑之人”的超然。西方有谚曰：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也是说的这个意思。在全然空性和全知的境界，与任何局部的认识想法是完全不一样的。那时就会知道真正的天意运化，作为佛菩萨也必然是秉天意行事，他们本身也是宇宙大法的产物和捍卫者。在更高的境界看，他们也只是宇宙法中的不同层次的粒子存在。就象大海的想法与大海中鲸鱼的想法不一样，鲸鱼虽是大海中最大的生物，但它的存在，是依存于大海的，它很可能以为自己的想法就是大海的想法呢，其实不是。这是更高层面的空性看法。空性，不是什么都没有，而是什么都不执著。这时可以理解主佛讲的“执著无存为真空”。“舍尽方为无漏之最高法理。”的一点意思了吧。但过去的法是给副元神讲的，今天我们解这个经，不是为了解经而解经，就是还原佛教传出的真正目地，在文化的角度归正人们的认识，以便解开历史的错扣，使众生清醒起来。布施，这里也就是助佛传法度人。

11、什么是“不住相布施”我们可以举一些例子来说明它。比方说人不吃饭会饿坏，但你要他一餐吃一吨粮食，即使全是人参、山珍海味，也会被撑死掉。一只小帆船只能载五个人，你说船不是拿来载人的吗，为什么不能载五十个呢？那可能就出灾难了。一个小杯子，递过来要一杯水，你说：诺，我将东游吴越让龙王引东海之水来救你。冰箱是好的，能够有效地将食物保存久一些，可是，你错误地将不适于冷冻者统统冷冻，结果会发现辣椒、白菜会因为你让它结冰冷冻很快坏掉，比正常温度下还坏得快。你也不能认为冷冻会保存更好，将鸡蛋都拿来冷冻，那可能全都得坏了，没有办法吃。这个智慧，其实大成儒家名之为“中庸”，真正的中庸绝不是简单的中间，甚至是骑墙，而是空性无执著。那么这个智慧其实每个人都是具有的。比方说衣食住行方面，很多人很懂得适度和适宜，做事懂得因地制宜，不会生搬硬套，以所谓有万金油涂搽一切病，或者认定人参就是最好的药，拿来治一切病，这都是僵迂不明。其实对治感冒，也许

不值价的柴胡比人参更有效。在为事上，中国历来的智慧都讲“入乡随俗”，讲“因地制宜”和“道法自然”，其实与“不住相布施”是一个内涵，而布施之心态，就是完全敞开的，中国古代称之为

“公”。道法自然而法用自然，体心大公，就是这个心态。明白了这一点，就不会僵迂和用人的感情来看待真正的智慧。对于空性圆明的大觉，其智慧就是无限的，用孔子的话讲，就是“君子无所不用其极”。一切呈现都自有其用，都可以把它用到极致以“参天地之造化”，使生命觉悟升华。

12、那么明白此，我们再看“第五品 如理实见分

”。“须菩提！于意云何？可以身相见如来不？”“不也，世尊！不可以身相得见如来。何以故？如来所说身相，即非身相。”佛告须菩提：“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若见诸相非相，则见如来。”觉者讲法，循循善诱。“须菩提！于意云何？”意思是：须菩提，你理解了吗？有什么疑问吗？见他没有疑惑了，接着又提出问题，其实《金刚经》的展开过程，在方法智慧上就是非常完美的“教练技术”，佛陀以此帮助须菩提理清自己的思路 and 想法。他进一步问“可以身相见如来不？”这里有两层意思，第一就是作为修炼者，如果自己还没有达到空性究竟的圆满，往往会用人的想法（通常是人的情感尊敬）来想佛陀，并希望能见到或得到加持，其实也都是有求，是一种妄心，但往往自己察觉不到。这是一个障碍。另一方面，如来在法界是一个什么究竟存在状态？是人看到的象塑像那样的呢？那么他的法难道能够以有形的方式框定吗？这也是修炼者理解佛法的一个障碍。因为“以道观之，物无贵贱”。主佛讲：“不是说生命大才可贵，小就不可贵”。其实一切生命，一切物都是宇宙法的存在状态的表现，他们的演进遵从着法的原则。然而，须菩提因为层次和境界的限制，当时对佛的讲法，只能是一种意会和理解，还未及实证，所以，他这样说

“如来所说身相，即非身相。”什么意思呢？难道说如来的身相是假的吗？其实这可以从弥勒涅槃圆寂前所说的偈子来理会，他说：“弥勒真弥勒，化身千百亿，时时把示人，世人自不识。”一切之中都可示现，一切表现形式都可以运用而无所执，如来的法在他以下也是一切无所不包、无所遗漏的，他可以在他的境界以下展现层层都是他，也可以没有展现，也可以选择展现，他是自在空性圆容的。什么是他的身相呢？他的真身相，是一般人很难看透的。所以，佛陀告诉须菩提说：“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若见诸相非相，则见如来。”虚妄，是因为人心的妄意而变化的形象。若能见天地之大美，古今之大全，并无所遗漏，那时才知如来的真实相。这是一个实证，绝非一场话说，也绝非是人的虚空妄想。因为成就佛陀的境界，他的身体构成是宇宙最好的物质，宇宙不坏他不坏，主佛讲：“如来是踏着真理如

意而来的世人的称呼，而真正的佛，他是宇宙的保卫者，他将为宇宙中一切正的因素负责。”他是能力无限的，同时又是掌控他那一层法理的真实如意的法王，而这个境界，却不是人所认为的虚空，乃是觉者境界的对以下一切境界的无执而圆容。

[>> 返回](#)

十论《金刚经》（四）

1、我们来看“第六品正信希有分”。这是继续在讲“不著相”问题，须菩提白佛言：“世尊！颇有众生，得闻如是言说章句，生实信不？”因为须菩提也感觉到有点难于理解佛陀所讲的法，以他的修为，觉得将来众生在读诵这段经文的时候，能否对佛法生起真实不虚的信心感到担心，因为从人的逻辑来看，这段讲的好象就是一切皆空，普通人因为这个理解的局限，如果用人的逻辑和好恶之心去想，那修佛结果什么都没有，他怎么去干呢？佛陀纠正须菩提说：“莫作是说。如来灭后，后五百岁，有持戒修福者，于此章句能生信心，以此为实，当知是人不一佛二佛三四五佛而种善根，已于无量千万佛所种诸善根，闻是章句，乃至一念生净信者，须菩提！如来悉知悉见，是诸众生得如是无量福德。何以故？是诸众生无复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无法相，亦无非法相。”何以故？是诸众生若心取相，则为著我人众生寿者。若取法相，即著我人众生寿者。何以故？若取非法相，即著我人众生寿者，是故不应取（拘）法，不应取非法。以是义故，如来常说：‘汝等比丘，知我说法，如筏喻者；法尚应舍，何况非法。’”

在讲这段经文的意思之前，必须先讲明过去地球上生命与今天末法时期生命的差别。过去的生命就是利用三界内的物质造的，我们是指他的主元神，就是明明白白的那个人，因此在生命的承负力、智慧上都是有限的，过去的人一碰到就死，今天的人很硬实，被打成那样了还照样活。是因为生命的发展经历了一个根本的变化。因为造就三界的目地是为了今天正法，在近五千年神传文化的过程中，以中国为主要的舞台，就一步步非常细致地安排宇宙不同体系的生命来与主佛结缘并在他的带领下为人类创造最后能够认识法的文化。那么，这是在人体被锤炼到基本好了以后开始的。

这五千年的安排，在物质与精神上也象征着生命的成住坏灭的过程，因为早期来的高层生命不多，那么对于神创造的低层的众生来讲，一方面要更深更全面地形成神所需要的思维模式，另一方面在生命的等级上，这些生命本来就是被造的，从而在世间出现的社会形态是奴隶

社会。慢慢的经过天灾、战争，尤其是大量的战争，其实真正的地上人的元神就到比人类低一层的空间，就是阴间，不再转生过来了，而这个人皮就被高层的生命代替得越来越多，那么高层的神以朝代的方式成体系的转生，就有了主、王啊、公主啊，这些结构与原有生命的构成是有关联的，所以，在人这儿的形态就出现了封建社会，因为一切的方法、形式，本质上都是看神需要而出现，到近代了，问题很复杂，我们先不讲它，但是一朝一代的，到明清两代，就是一个文化的集成和补缀时期，因为结缘是一回事，需要的文化却是实质，如果这个文化不够或不充分，那是不行的，但有些历史已经过去了，再安排重来，也很难做到了，因为是旧势力的安排，许多东西是不尽人意的，那么主佛就在不同的阶段中安排大法弟子或者是亲自创造了他需要的文化，比如三国一代演的内涵并没有达到主佛的要求，那就用《三国演义》这种方式来补缀。比如对于生命属性和主题的深刻揭示，中国的许多文献都语焉不详或太散漫，而且对一般人太难懂，那主佛就自己来以唐僧取经为本，演绎成《西游记》。而大明朝，是在道的体系参照下对文化的总结，成了《永乐大典》，大清朝是在佛的理论体系参照下对文化的总结，成了《四库全书》。每一朝代替前一朝，基本都是铁血开代，其实就是帮助前一体系的生命消减业力，同时将他们的演绎文化通过修史的方式记载下来。在历史的多个时期，许多高层生命也都是以副元神的形式操纵着并锤炼着自己将来得法时要用的肉身，所以，在历史的过程中，我们都有过多次的修炼，很多时期都是相当苦的难的，经历了无数的考验，也在需要的层面上有许多法所需要的成就，比如说，李白要斗酒才能诗百篇，杜甫也性喜喝酒，不喝酒就写不出来好诗。古人喝了酒就“神彩奕奕”，王羲之兴之所致，喝得大醉时作的《兰亭集序》行书天下独步，他的其它帖子就无法与此相比，大家经常津津乐道的醉拳、醉剑，那种得乐天然而行云自在的神技和功力，不是今天摹其形者所可理解。今天的人不喝酒还好，非常理智，一喝了酒，就丑态百出，何也？他把自己最有力、最理性的神识麻醉了，所展现了恰是愚昧属性的一面。当然这只是举一些例子，说明这个生命的演进。任何事情也都不是绝对的。就象现在已经知道人是从猴子来之说是大谬，但就是在证据上，从出土中还给你弄得真假难辨，根本原因是旧宇宙这一层的相生相克因素的极端和末劫时期旧的生命的状态所造成的。其实人的主元神很弱，而只有神彩的焕发，才能有真正的好文章、好武艺、好技能。这个世界的任何一种东西，也都是为了需要而创造出来，带给人的，就是因为要麻醉主元神，却又要以主元神为载体创造出大法所需要的文化，才是这样做的，儒释道三家的修炼和创造文化，也都是这样做的。到了最后一世要得法的时候，是按主佛的要求，以主元神的方式转生世间，那么，过去的法是度副元神的，真正的能明白看懂的是副元神，

而主元神很难知道那经真正的意思是什么。只有大成儒家，强调做人，虽然有更高的大道法理，却也是为人的主元神所难知的，他的真正目的地就是锤炼这个身体，以备末法末劫时期好用。当然这样说还不是那么太恰当，因为释迦也教他的弟子苦行，张天师（陵）创正一道教，最初也是不出家的。但是后人把这些舛乱了。这样，人的肉身历史上的经历和他们承负能耐的训养，也就将这个“机器”造得比较适合于末劫时高层的神来用。所以今天的生命那里是与过去的生命相同呢？全是不同层次的主和王与神转生成主元神来得法，那么以前为度副元神而传出的法怎么能够度得了呢？从这一点上看，也知道过去的一切法都不行了。而在奠定这个过程，扭转这个状态的过程中，主佛一直是领着弟子们，带领着大家，他在历史上许多时期，都是主元神修炼，当然是非常苦的，也是做给高层的旧势力看的，表明这样的方式是可以成功的。当然扭转这个事情付出非常之大，不是一般的生命能够想象的。那么到了末劫末法时期，也就是现在，基本上地上的人也都是高层生命下来代替的状态，甚至人皮不够用，还有转生成动物的，除了因为各民族各体系的主和王都转生到中国的原因外，是因为神的社会其实不管大小、高低，是慈悲的，也就在人这儿出现民主的管理状态，同时，历史上为了统一人的思想，造就人的思想所产生的大一统政治框架，一方面由于其腐朽和被利用为逐利的工具，另一方面也由于人的思想这时不须再这样强制统着，就兴起自由的思潮，在西方，真的就出现了小政府、大社会的机制，这个状态是正常的人类社会的需要，但是历史的演進中过程非常重要，因为宇宙有一个“渐”的原则，在人的这一层的迷就是通过这些新旧之物的相互斗争、相互作用進而使新生之物得到一个锤炼，并将一切生命的真实性展现出来以重新摆放他们不同层次的位置，那么就构成过程中的仆朔迷离，当然这绝对不包括旧有的势力为了所谓的考验大法而制造出来的这场大规模的对法的迫害，对大法弟子的迫害。明白了这个过程，对这段话就很好理解了。其实释迦当年在这部经里讲得很简略，他在其他的一些场合谈得更详细，但没有留传下来。这“如来灭后，后五百岁”的翻译很容易让人产生歧意，其实就是释迦所说的他那部法的“正法时期”，就是从他灭后五百年里，而不是五百年以后。因为法很正，没有坏，那背后是有佛在护法的，只要修炼的人能够坚定地持戒，就是按戒律严格地修行，于此章句能生信心，以此为实，当知是人不于一佛二佛三四五佛而种善根，已于无量千万佛所种诸善根，闻是章句，乃至一念生净信者，须菩提！如来悉知悉见，是诸众生得如是无量福德。可是这样的生命是谁啊？一个三界内造的普通生命能够做到吗？所有真正修成的，在上面都是安排的，比如象《西游记》，那观音受如来法旨到东土，是随便寻一个人来得真经的吗？不是的，玄奘乃释迦座前大弟子金禅长老转世。是因为生命有业力、不

纯了或有使命、有机缘得以提升而派下来修的。那里是随随便便的呢？比如在流沙河，那沙僧说他自贬下界为妖，就在流沙河专一吃人，其中有九个取经人，只有他们的头骨不沉，就把那头骨串在一起，挂脖子上。这些取经人为什么取经会被妖怪所吃，而唐僧尽管那么多次差点被吃却都有神保护化险为夷呢？可见一个人修炼没有师父保护，没有高层的神佛看着，那能修吗？而一个小小的三界造的人，要能听闻超越他产生层次的法，是要付出巨大的代价还往往得不到的。这不是佛不慈悲，过去就是这样，一个神佛绝不会把三界的小小的世人看重，就象你不会把地上的蚂蚁看重是一个道理。那些能闻佛法一念生净信的，都不是简单的，而是上面派下来修的，因为新法已成，而许多在佛教中修成的大觉，有的境界相当的高，他们虽然采用佛教的那样的形式，实际上他们并不属于这个教，有的层次相当的高，而高层的神佛可绝对没有人的显示心或弄个名什么的，他们往往只是在那个名川大寺的某个地方留下一块匾，一副楹联，真正有高功能的人一眼就看到，哦，这里修出这样的大觉者，但常人看不到，也不明白，所以只是觉得读着难解。因为他们也不需要新立起来一个什么教，他们没有这个想法。但当年也有一些争斗心不去或达到一定高层次上的因为心性守不住会产生一些想法，这立刻被宇宙的神认为是不正的，主佛在法中讲：“自己到底是怎么回事，就是在佛教中也很忌讳这个东西。”就好比有点过河拆桥的味道吧。说远了。我们接着讲，由于三界造就的目的地是为了整个正法，而这个涉及整个宇宙的大事是安排得非常仔细严肃的，那么，高层生命也不象人想象的那样那么容易就掉下来，许多生命也都是为了正法救度他们的众生，从不同的体系下来，吃了他们整个一个体系不同层次的苦，目的地是想具备那么大的威德，好在最后的时刻救度众生，可是他们是做不了的，只能同化大法才有出路。但他们的境界如是之高，那么可不是象普通的人那样，人这里无论你转生多少次，在整个人类社会的短暂轮移之中，几千年也不会有几个佛陀下世吧？那么即使你世世都做好人，你世世都有善缘善根，也不过一佛二佛三佛善根，也就是说你最多见得几个真佛吧。而那些生命呢，可是从相当高的宇宙层次下来，许多层次都有他们创造或呆过的天国世界，因为他们下来的目的地是如此伟大和慈悲，实在讲就是为无量千万佛所种诸善根了，这样的生命来源根基都是地上的生命所无法比的，所以一听释迦讲的金刚经还有什么不明白呢？一念就生净信，就相信。而因为在其法“正法”时期，经后面是有释迦的法身的，当然这样的生命只要发这一念，不是震动十方世界吗？如来当然全知道，普天神佛也全都看得见。当然福德也是不可限量的。何以故？是诸众生无复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无法相，亦无法相。”说白了吧，是因为他们本来就是高级生命，他们生命内里有非常伟大的智慧和了不起的境界。何以故？是诸众生若

心取相，则为著我人众生寿者。若取法相，即著我人众生寿者。何以故？若取非法相，即著我人众生寿者，是故不应取（拘）法，不应取非法。那么针对这样的生命，释迦讲：如果你们在流传我的这部法中将我不同层次讲的法理弄得非常僵化和固定，那表面看起来在尊敬我，实际上是对高层神佛犯下罪过，因为他们就会因为这些观念干扰而以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等人的观念来想佛想法，这是错误的。要明白这里“不应取法”是一个错误，正确的是“不应拘法”，就是不要把我讲的法当成绝对的不变的真理，那样会拘限后人，给那些更高层次来的生命将来得法造成障碍。（今天的状态难道不是这样吗？有些人还想我多挣点钱，将来造个大庙，就功德圆满了。）以是义故，如来常说：‘汝等比丘，知我说法，如筏喻者；法尚应舍，何况非法。’”所以释迦总结说，就因为这个原因，我经常给你们说，你们这些出家修行的人啊，要知道我对你们说的所谓“佛法”，其实是针对你们的情况、你们当前的状态讲的，就象你前行的路上遇到河过不去了，我给你一个筏子。筏子并不是佛法本身，我讲的法实质上没有讲宇宙的根本特性，我也没有办法全面去讲他，实质上“戒定慧”是一个修炼的方法，与机制构成一个法门，真正的佛法你得升华到高层后才能领悟到。那么到一定的修炼阶段，这个法的说法你会发现他就成为一种拘束了，这时就应该舍弃低层的法而同化高层的法。所以，我讲的法在你修炼进境中都应该逐渐舍去，更何况那些并不是觉者讲的不是法的东西呢？那就千万不要去听去信才好啊。这里还有一个问题要补充说清，就是人的这个肉眼所见的身体，并不是眼睛所见的这样一个平面，这里面有一个“真皮”，这个真皮为神的“真身”所用，那么投入胎降到人间来，后天吃的东西逐步撑大这个“真皮”，人称之为“成长”。而死的时候，这个真皮是要被神抽走，腐败的是后天人类这里的营养所形成的物质。所以这个皮并没有灭，它一直都被锤炼着，保护着。到末劫末法时为高层的神所用。至于象禅宗那样邪悟了释迦讲的法，弄得虚空假妄，其实也不过是整个佛教流传过程中的一个反面的参照而已。要不它怎么只能传六祖呢？怎么没有听说过七祖呢？也就是它那个非佛法的“罗汉法”，已经早就“没有法”了。所以，众生要明悟啊。

2、我们来看“第七品 无得无说分”

这一段释迦其实在讲什么是“悟”。主佛讲，什么是悟？悟就是回忆起。回忆起自己先天的本来，记忆全打开了，元神带着功走，升上去当佛。那么正常的修炼时期是这样，这与整个宇宙正法是不一样的。因为当时释迦只是传他的法，为正法奠定佛家修炼文化，他即使讲“悟”，也是要人悟的，因为是讲给副元神的，所以，表面文字这一面，其实也是很含糊的，尤其是辗转记忆、在翻译过来过程中又因为

译者的境界和状态，而更加让人不懂。其实他的意思就是说佛性圆满不是外在得到的，而是自性的圆满，自性的忆起。没有增加一丝也没有外来减少一丝。就是先天的那样。“须菩提！于意云何？如来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耶？如来有所说法耶？”那么须菩提怎么理解呢？他说：“如我解佛所说义，无有定法名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亦无有定法，如来可说。何以故？如来所说法，皆不可取（拘）、不可说、非法、非非法。所以者何？一切圣贤，皆以无为法而有差别。”必须明白，须菩提也是修炼中的人，他并没有达到佛的境界，那么他的理解不是绝对的，而且我们看来，他的理解显然就象门缝里窥大海一般，尽管所说所见也是大海的一点成像，却非大海的整个状态，更非大海的更本质自性自身。因为这些弟子一直跟着释迦，从他开始在鹿苑初转法轮度陈如等六人以来，他一直在升华着，每提高一个层次，发现他以前讲的法都是比较低的，用高层的法理来看低层，低层全是错的。这样讲过来，弟子们也是在修啊，一个层次一个层次的上，那么前此的讲道就会形成他们升华的障碍，但那在那一层次是理，于是到了晚年，在大比丘，就是经常跟着他的这些修炼者群体中，这个问题成为一个普遍的问题，释迦才讲“法无定法”之理，目地是让弟子理性地分辨，不要拿低层的理来衡量高层次的法，而且也不要认为释迦自己讲的法就是宇宙的根本了，因为他知道，他讲的戒定慧根本上还是属于“方法法”，就是如何去认识那个根本法在不同层次的真实存在状态并同化不同层次的法理的一条道路，而非那个根本法本身。因为他没有讲为什么“戒定慧”就能修成，也没讲他如来及如来法是怎么造就的。无有定法名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个理解是有点迷糊的。但是细细理解，也就知道不同层次来的生命，其实开悟就是回忆起宇宙初期造就他生命的那层的法理，层次不同，所悟不同。当然无有定法。而在如来的层次，因为对以下一切的全知，不同层次有不同的法，依据众生的根器和实际情况，不可能讲一律的法。对超越他的层次呢？因为所见很少，也就更加不可说。所以说如来所说法，皆不可取（拘）、不可说、非法、非非法。就是不要被他讲的法所限制住了，用情感去。所谓的“不可说”，不是说“不能说”，而是不能一律划线。非法，是说高层看低层就不是法。佛教讲“不如法”。但高层是可以圆容低层的，过去因为他这个法的情况，所以只能出家修行。非非法，是说低层的法虽然在高层法理来看是错的，但你说它不应该存在，它在那一层却又是那一层众生得遵循的标准和存在的状态。那么我们可以用朱熹的灭人欲，存天理来互证这个状态，生命掉下来，就好象第一层裹了一层奶油，第二层，裹了一层油污，……，一层层清洗各层的方法是不是那个根本呢？甚至打磨钻石的方法也不是钻石本身，而你要成就的却是钻石本身。大致就是这个道理。因为开悟不是外求来的，故名之“无得”。因为不可拘法，故

常“无说”。却不是后来禅宗悟邪的那样搞棒喝，说没有法可讲。不是这个意思。而一切圣贤，皆以无为法而有差别。这句话非常重要，一切神佛其实都是讲证的他对宇宙法理的悟道而因为他生命的特点或使命的不同，讲出来有所差别，这有层次的差别，也有特点的差别。根本却是“无为”。就象孔子问弟子，你们是不是认为老师很博学多能呢？弟子们答，是啊，孔子纠正他们说：“吾道一以贯之”。宇宙的法好比是水，不同的人用的器皿不同去取，取之大为江海，取之小为山溪，取之尤小为一掬，其形名又各不同，曰东海、曰西洋、曰洞庭、曰方杯、曰茶壶。从古到今，宇宙的大法大道何尝变过，他是不变的。而变化的是他所派生的一切物质与生命，他具备着生成一切、演化一切、创造一切、运作一切、平衡一切、销毁一切、再造一切、更新一切的如意圆容不破不败的能力。没有生命真实看到过他的根本，也没有生命能够以他们的称呼来叫过他的名，对于宇宙众生而言他是虚空，可是即使最高的生命也知道他是依赖于那个“万物母”而存在的。那是完美的、智慧无尽的，众生即使再高的智慧也都是从他那里来，他是一切智慧的源泉，是一切生命的元机，是一切宇宙天体体系存在的因素的掌控者。遍及一切却不在一切之中。这样看来，任何生命在他面前的狂妄和虚名，那是何等的渺小。就好象一个人开着老板的宝马，借着老板的领带来风光夸耀，居然搞望了其本一样的无聊可笑。所以，孔子才说：“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我老彭。”一切真正的圣贤都知道他不过是宇宙主佛的孩子一样，仗着他赐与的一块贝壳一把宝剑而有其生命过程而已。

3、我们接着看“第八品 依法出生分”“须菩提！于意云何？若人满三千大千世界七宝以用布施，是人所得福德，宁为多不？”须菩提言：“甚多，世尊！何以故？是福德即非福德性，（掉字。这里明显的是因为后人抄录过程中舛乱掉字了。文意甚杂。）是故如来说福德多。”“若复有人，于此经中受持，乃至四句偈等，为他人说，其福胜彼。其实这里讲的就是要弟子们珍惜这部经，并让其广为弘传的重要。何以故？须菩提！一切诸佛，及诸佛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法，皆从此经出。这里是一个历史错解的关键点。因为释迦当年达到如来，宇宙有“隐”的原则，却不知上面还有更高的境界，他在此讲的空性，以金刚作喻，实际上是讲了如来这一层佛的究竟圆满心性的基本心性与法性状态，故说一切诸佛及其圆满法，都从这个经（所联结的宇宙特性）出来。如果延伸一下，这句话，其实是后来人加上的。这与释迦所说如来如恒河沙数完全矛盾，他讲《阿弥陀佛经》《莲花经》，分明讲道极乐和莲花世界如来的法，是不同的。但是呢，如果从释迦的来历与他的戒定慧法层次来讲，他以下的一切如来所修之路，也当遵从戒定慧，也是可以这样说的。只是在第六层宇宙之上和他的体系范围外，这个理就不正确了。）须菩提！所谓佛法者，即非

佛法。因为释迦知道，只有造就一切佛道神的法，才是更本质的佛法，而一切佛所讲的法，都只是他们对宇宙根本佛法的认识。就象老子所讲：“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吾不知其名，强名之曰道，强志之曰大。是一回事。他们都在说他们讲的不是宇宙的根本法，而只是他们对根本特性的一点领悟，换言之，是他们的法（道）。”

所以，释迦才讲“法无定法”，而每一层次宇宙都有法，却不是宇宙的真正根本佛法，在晚年讲“一生中什么法都没有讲”，正是这个意思。他对文殊所言，正是告诫后来佛教徒的。却不料后来的佛教徒因为层次所限和心性的关系，对此癫狂而邪悟，禅宗以极端的方式来理解，从而在事实上淆乱了释迦的法。这本是一个历史的公案教训，今天的人已经搞不清楚了。

[>> 返回](#)

十论《金刚经》（五）

1、我们要非常明晰地认识到，佛陀因材施教，对须菩提的辅导，通篇都是在启迪和训练他思考，提升他的意识和纠正他的错误，那么，须菩提在这里回答的，也就不过是他的认识，反之佛陀所回答，也是有针对性的，不能固定地看死了这些问题。就好比在牛顿经典力学的课堂上，经典物理学的最高境界回答与将来在相对论、量子境界的回答完全不是一回事一样。经云：“法无定法”，只是宇宙法在不同的层次境界有不同的法的存在形式、展现。一个在那个层次中的生命，符合了那一层的法，就是那一层法中好的生命，但他所持有的那个标准，在另一境界中可能就是错的。就是这个道理。

2、好，我们来接着看“第九品 一相无相分”。第九品谈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其实可以用释迦所讲的“灭度”二字来解，主佛非常明确地讲过：“告诉你一个真理：整个人的修炼过程就是不断的去人的执著心的过程。”

比如说，人修成阿罗汉，在那个境界上，他将不在入三界任何生命的想法之中，没有那样的观念。在相对低层的一切观念和存在，不管是这一层认为“好”的“坏”的，都是他所舍尽的，我们这里讲

“舍”，却不是常人想的那样的强为，因为还有目地心、人带着自私和情的企图心、功利的想法，其实也是做不到的。但这是一个迷中世人可能进入修炼中的一个助力，所以在不同的时代，觉者度人也给人展现一些神通，但是是有限的。还要留给人悟的。这段经文中，释迦就是通过提问的方式与须菩提的回答，告诉人“不可思议”的心法，

就是不能用你常人的观念去想修炼的事，想高层次的事。实质上就是要你放下常人的求心。但他没有直接讲。“须菩提！于意云何？须陀洹能作是念：‘我得须陀洹果’不？”须菩提言：“不也，世尊！何以故？须陀洹名为入流，而无所入，不入色声香味触法，是名须陀洹。”

须陀洹与后来的斯陀含，都是还没有达到阿罗汉果的过渡层次，就好像今天上大学，没有考上，差些分数，设置一个“预科”，你也到大学里去，但到时候要参加考试，考上了才算正式的大学生。实在是采取的一个方便的度人机制。因为释迦即使是从第六层宇宙下来，那样高的层次，在旧的宇宙法理机制中，也只能度人的副元神不说，他的弟子一世修行也不很高。所以，要明白，一个人修炼上去，他是用什么法修炼上去的，谁是他的师父是非常重要的。“须菩提！于意云何？斯陀含能作是念：‘我得斯陀含果’不？”（讲故事）须菩提言：“不也，世尊！何以故？斯陀含名一往来，而实无往来，是名斯陀含。”本质上，如果以副元神为主，实在说也是借体修炼，过去的宇宙在这方面开了一个不正之门，那些坏的附体也这样干，到了末劫末法时期，这些事情一度变得非常严重。如不是传大法，整个宇宙根本的正法，这些问题根本就无法解决。

“须菩提！于意云何？阿那含能作是念：‘我得阿那含果’不？”须菩提言：“不也，世尊！何以故？阿那含名为不来，而实无来，是名阿那含。”因为采用的方式只是简单的解脱，并不包含将其低层的物质圆容转化提升带走的问题。

“须菩提！于意云何？阿罗汉能作是念，‘我得阿罗汉道’不？”须菩提言：“不也，世尊！何以故？实无法名阿罗汉这个话翻译得模棱两可，其实释迦真正要表达的意思是，罗汉之法不能算是佛法，本身度不了人。因为罗汉是自觉觉者，他的觉悟只能保证他自己跳出三界，由于层次和能力有限，他只能协助菩萨做一些度人的辅助工作，而自己所领悟的东西不具备度人的能力。世尊！若阿罗汉作是念：

‘我得阿罗汉道’，即著我人众生寿者。世尊！佛说我得无净三昧，人中最为第一，是第一离欲阿罗汉。我不作是念：‘我是离欲阿罗汉’。其实释迦在这里还隐含着一个意思，就是作为修炼的人，只是有一个愿望要修成，至于成就，那是他的师父做的，关于功的演化、修炼道路的安排等等事，哪里是一个常人的思想、常人的能力能够做得了呢？因为生命对人来说，是非常复杂的，人的另外的空间的身体构成与场态，是人所难知和分辨的，在一个空间里，人体周围存在一个场，这个场有一种功能，就是能够将宇宙中照射进来的东西影像反映出来，那却不是实质，而是影子。如果人执著于修炼过程中看到的

影子，引动人的欢喜和显示心，就会造成随心而化，也就是自心生魔，那么这样的情况就非常严重，修炼者陷入其中很难自拔，就会被入魔毁掉。因为释迦当年并没有讲“自心生魔”的法，为了防止这个问题，他在这个问题上对弟子要求是非常绝对的严格，在这个解法中也是不厌其烦地告诫，其实就是不要用人观念来想、来看待修炼中出现的现象。因为虽然是度人的副元神，但是历史中也包含着锤炼人的这个表面的任务，而且以这种方式抑制人的观念对修炼的副元神的干扰，修炼者才能更快地成就。世尊！我若作是念：‘我得阿罗汉道’，世尊则不说须菩提是乐阿兰那行者！以须菩提实无所行，而名须菩提是乐阿兰那行者。这是什么意思呢？当时须菩提已经证得阿罗汉道，那么证得阿罗汉道，在过去佛教中就算得果位了。

罗汉是自觉觉者，出三界，自己解脱了。得阿罗汉道，当然就是入真籍了，用中国古代的话讲，就是名列仙班了。可是真正的修炼者，在过去也都是上面派下来修的，由于出现三界后，靠近三界内的众神出现了一个情况，也就是用人的时间来计算，一般是十年一换的制度，那么每个神也都会在他的任上（他的果位名号，可以用人的职位来简单理解，因为都担负天责），挑选一个修炼的人，帮他修成他一样的能力，等时间到了就度他上来代替，成为代替神。那么度上来的这个成就者，也就不能再称他以前的名字了，而要叫他那个不变的名号的名字。因为须菩提成就了罗汉尊号是乐阿兰那行者，所以释迦称之为乐阿兰那行者。实无所行的意思是境界无为，乐惧不生，而不是什么都没有做、没有成就。他不去实修也就什么都成就不了。

3、我们接着看“第十品 庄严净土分”：佛告须菩提：“于意云何？如来昔在（燃）然灯佛所，燃灯佛，释迦当年所讲原始六佛之一，因为释迦讲的许多故事，其实都是他在另外空间修炼的一些过程，因为他开悟了，就记忆起他过去修炼的一些情况，把这些视当时众生的接受程度和天意的规定，传出来度人。比如他后来讲的歌利王割截身体，那也不是如后来人解的是古印度那一个王，而是另外时空的环境。燃灯古佛，是释迦在某世修行时的师父。这一品，实际上是在讲“开悟”是一个什么实质。这在过去作为个体生命的修炼就是这样。但在正法中却远远超越这个状态。

于法有所得不？意思是燃灯佛并没有给他增添什么，而只是开启。开悟，就是回忆起自己的本来，这在正常修炼时期是这样的，但正法阶段完全不同。所有的修炼者，实际上都是有来头的，很多都是上面派下来修的。因为不纯了。因为三界的迷与苦可以使生命得到修炼、升华提高，而靠近三界的神到一定时间要更换，一些神要被安排着下界来修炼重新熔炼他的法，这是三界出现后上界对这里发生的问题的解

决办法。释迦从第六层下来，虽然是瞬间穿越，但每一层也都埋上那一层的“皮”，他在世间普度传法中，其实也要兼及圆容各层的法并使这个机制圆融。而采用的方法，也就是涅槃方式来洗尽。其实无法使他以下的宇宙机制更新，因为下层的一切根本上就没有动。而释迦真正要做的，是给大法的传出奠定佛的一些基本文化，同时让他的弟子在世间往复转生中修炼，以到最后正法时能够积累那么大的威德，得法同化返回去，最低也要达到第六层宇宙的大梵世界。

那么，我们今天为什么讲“得法”呢？是因为整个宇宙的生命都是属于过去旧宇宙的，在原来他们的悟道本身，在修炼的这个问题上，只是一个简单的返本归真的问题。本身没有在他们的生命里增添额外的东西，这是一般时期的状态。但当整体宇宙到坏灭的时候，新的法生成，新的宇宙与旧的宇宙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对旧的生命，宇宙的历史已经走到头了，新的宇宙是什么样，什么存在状态，对他们是懵然不懂的。用尽他们所有的智慧，也只是旧宇宙生命的想法。这一次是由于主佛的慈悲，采用了不是象过去那样毁掉再造而是通过将宇宙的根本法在旧宇宙中洪传，给予其一部上天的梯子，众生可以通过摆正对宇宙法的态度和同化这部法而得以被度到新的宇宙的机会。这样一来，就不是说在旧的宇宙中你的果位层次就是新的层次的对应，一切等于再造重生，完全按照新的宇宙标准来衡量生命的层次和果位前途。那么，对于旧有的生命来说，闻到这部法并得以修炼，就等于是得到。因为这部法对他们来说，并不是旧有的已经固有的。

“不也，世尊！如来在然灯佛所，于法实无所得。”“须菩提！于意云何？菩萨庄严佛土不？”“不也，世尊！何以故？庄严佛土者，则非庄严，是名庄严。在修炼中达到那一境界，却没有对那一境界的认识和表达。比方说人提起菩萨来是敬仰的，是神圣的，假如达到那一境界的菩萨居然有是心，那是不可能的，那么证明那是假的达到，即使达到也马上掉下来。就好象蚂蚁能看见人时觉得人很伟大，无比敬畏，假如一个人在他的同伴面前也认为自己是蚂蚁眼中的那样伟大或者认为别人应该敬重他的这份“伟大”，那一定不是正常的人。人看佛与佛看佛是完全两码事。在高于境界的佛看如来，亦常人。因为他们的能力太大，不管常人中事。人也不允许知道。而释迦、耶稣、老子等原有的成就名号本身，也已经成为一个佛位，有点类似常人所说的职位名称。阿弥陀佛如来，观音菩萨也是，但说某某法王号，那是职称。职位有分职，职称就有高低。但并不是后来的职位者就一定做得跟以前的一模一样。所以我们说某法某神坏了，不一定是说最初的那一位。

“是故须菩提！诸菩萨摩訶萨应如是生清净心，不应住色生心，不应住声香味触法生心，修炼过程中天目所见，极易执著，释迦将一切封锁，避免自心生魔。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什么都不要想一味按戒定慧修，直至安排的路走完。不执著于任何东西，一味按照戒定慧修炼。须菩提！譬如有人，身如须弥山王，于意云何？这是在讲极乐世界的真实，是身为大不？”须菩提言：“甚大，世尊！何以故？佛说非身，是名大身。大，道也。人之念视神佛，犹如蚂蚁之触角接触人而产生的观感，举例来说，就好似古印度瞎子摸象一般。其所论者，即使较恰切，也与真实隔着一层，更何况转述那描述而妄加发挥的语言呢？放下，放下，其实未曾拿起来，谈什么放下？那些今天妄谈“放下”者，许多也是自欺欺人，骨子里可笑的虚妄骄意，却以假态的粉饰更加封锁了自己升华之路。

4、好。我们接着看“第十一品 无为福胜分”“须菩提！如恒河中所有沙数，如是沙等恒河，于意云何？是诸恒河沙宁为多不？”须菩提言：“甚多，世尊！但诸恒河尚多无数，象恒河一样的河也是无穷多。这里有两层寓意，其一是说象恒河沙那样的数目，当然非常的大，不可胜数。一个人穷其一生也数不完。再进一步，是说象恒河沙数目那样的恒河数目，那这就放大了。如果往下追踪下去，这每条恒河也还有沙，以至无穷尽，那么这个数目人已经觉得受不了，超过人的感官和容量了。这里是在讲一个很大的数。何况其沙。”“须菩提！我今实言告汝：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以七宝满尔所恒河沙数三千大千世界数目非常大，以用布施，得福多不？”须菩提言：“甚多，世尊！”佛告须菩提：“若善男子、善女人，于此经中，乃至受持四句偈等，为他人说，而此福德胜前福德。”

释迦在讲这部经时，与以前讲《阿弥陀经》或其它世界的一些情况时，从未如此强调其重要性，独有这部经，非凡地强调，其实，这一品显然是后来人加上的。因为当时释迦还未讲解完，这时至少还没有说四句偈子，怎么这时就会讲“于此经中，乃至受持四句偈”？如果说是释迦讲的，那么也一定是讲完这部经后，释迦再为这部经再讲的话，应在“四句偈”之后。因为是后人结集，回忆着的整理，所以不止于字句的舛乱，还有前言后语的颠倒，这些也是必须说明的。这句话可以看着是一句空性的觉悟语，其实一个小于我们这个体系的佛，他能够到我们这个体系中来的时候，变化的很大，可以象银河系那么大，更何况修成我们这个体系的佛如来，那么他的福德如何广大。而受持，因为还是副元神所修。所以对人来说，只要受持就可。受，接受。持，坚持。那边就可以顺利利用人的神体来修了。这是过去的状态。

那么，因为这部法是释迦牟尼如来在晚年讲的如来法，算是他讲给后人最重要的经典，由于这部经中包含着他要负责传出的佛的文化的内涵，他是非常强调，也正因为强调，虽然文意非常难解，后人附会也非常多，但大家知道佛当年就很强调，在记诵上就特别用心，在传承上就特别在意，所以，总体来说，这部经的错舛就比较少，文意保留得还算比较完整。即使这样，很多都因为传播过程中记忆的不确和相互冲突、翻译过程中的不确与后人将自己的见解舛入而变得驳杂不纯了。《金刚经》如此，更何况其它。那么，今天那些死抱着佛教经典井底看天，淆乱人心的，其实往好一点说，不过是用人的感情在对待释迦及其讲法，往差一点说，这些人的真实目地不过是利用佛教二千五百年来的影响在盘结自己的名与利，对于真正有志于修炼的人，不可不察之。

[>> 返回](#)

十论《金刚经》（六）

1、我们来看“第十二品

尊重正教分”“复次，须菩提！随说是经，乃至四句偈等，当知此处，一切世间、天人、阿修罗，皆应供养。”佛法圆融，如天无所不覆，如地无所不载，此其心法也。却不是要人为去干什么。随说是经，是随缘传此经的意思，却不是随意、无恭敬心地妄言。至于说“一切世间、天人、阿修罗，皆应供养”，这话不是释迦牟尼所说。因为此时，释迦已臻如来境界，观其后面四句偈，“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这里岂会让人去有为供养什么？他不是自相矛盾吗？佛讲法能够自相矛盾吗？阿修罗，就是修罗道，是当年释迦讲法时讲出的三界内的一个魔道层次，他会让他的弟子去供养它？至于说对世人的供养，那是世间法人要尽的责任，比如抚养和赡育，却非佛教要做之事，对于天人的供养，常人也是做的，也非佛教徒有为之事。这些都是后人舛入的。“如（崇）佛（建）塔庙，何况有人尽能受持读诵。须菩提！当知是人成就最上第一希有之法，若是经典所在之处，则为有佛，若尊重弟子。”

此处残断多处。错舛多处。除去我们上面讲的一个真正的修炼者自然慈悲一切众生，却非有为供养外，哪里说受持读诵就成就第一希有之法呢？就象一个如果没有初中高中踏实的知识作基础的人，要他一天到晚地背诵高等数学公式，然后就可以授数学博士吗？这真是笑话，这也是在后来改良释迦牟尼所传佛法，弄出所谓的“大乘”与“小乘”之对立的那些人所干的事，其实“九层之台起于垒土，千里之行

始于足下。”虽然经典所在，背后有佛在管，故说经典所在之处，则为有佛，这是过去的真实状态。

但其心能否相应，其修行的境界和状态能否达到，却是要扎实地修炼的。至于说后来慧能听一遍《金刚经》就开悟，我们说慧能在此前多次转生中修行的基础几人见了？他当年也只是达到一个罗汉境界，因为达摩也只是一个罗汉而已。慧能到晚年时期写了一部《坛经》，其实他也间接告诉了人他的悟道不过如坛中境界而已。一坛城所成就、所照见，绝非更大宇宙的实相，成就毕竟有限，因为人这个地方就是要迷惑，尤其是近代以来为了造就更大的难度，也因为众生的败坏，慧能即使知道也不敢明说呀，“一朵花中见世界，世界非是一花身”。人应该明白这个理。

2、我们接下来讲“第十三品 如法受持分”尔时，须菩提白佛言：

“世尊！当何名此经，我等云何奉持？”佛告须菩提：“是经名为《金刚般若波罗蜜》”。金刚，人怎么理解呢？如何以有形来理解这种无形的不变的空性的智慧呢？金刚石的特性还是有助于这个理解的。大家知道那个钻石，是非常稀有的，开凿也是非常艰难，天然大钻，那真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以前的大道修炼，对修炼者的要求是非常高的。那么这个经名《金刚经》，那也间接喻含了真正明了这部经义的人，也必是难能可贵的，比如说，在修炼上，戒定慧的功夫已经很深，根基不错。所以，并不是象后来不明所以的人那样，一个对佛理知识一点不明白，也不知修炼为何物的人，就叫他一天到晚诵背《金刚经》，不要说末法时期，各法门也没有佛在管，就算是正常的时代，也不是那个修法啊，他什么都不明白，什么都不懂，结果只学到一个术语表皮，那有什么用？就象我们讲的，一个连小学四则运算题还没做熟练呢，甚至一二三都不会算的人，你让他一天到晚背高等数学公式，看微积分方程，那算什么呀？这样教的人不明白，这样学的人更加不明白。古人说，“以其昏昏，使人昭昭，可得乎？”就是说自己也不明白，却想教人明白，这能办得到吗？

鸠摩罗什是历史上真实成就者，那么他以“波罗蜜”三字来翻译“正觉智慧”，内涵甚深。波罗蜜，不亲口尝，你能知道其味吗？怎么描述，也是隔着一层，所以，这种不变不动而空明圆容的佛元智慧，这个境界的真实，却需要自家品尝悟到，而非徒诵语言。达到与知道的概念，还不是一回事。因为现在了解物理知识的人也都知道，金刚石以天然纯净为最佳，就象慧能一样，稍加雕琢，自然就无量光泽。而一般的情况下呢，需要升华，尤其是本身还是没有价值的石墨炭，那也并非不可成就，却要经历难以想象的高温高压，而且来不得一点半星的差池，可以变成金刚石。那么，即使是一块上好的天然金刚石，

也还要找到最好的雕琢者，依据其本质和特点，善加雕琢，过程中的精细控制，凡了解钻石打磨程序的人都是叹为观止的。

其实一个真正的修炼者，要能够修炼必须有两个先决条件，一是找到真正的觉者做你的师父，一是得闻真法精進实修。没有佛管你，随你怎么弄也是枉然。因为“修在自己，功在师父”。你的功，连同你修炼出来的一切，都是师父在给你演化，那个程序比世间最精细的钻石打磨还要精密不知多少倍，复杂多少倍，你一个常人的思想和身体，是无法做得来的。其次就是要得真法并踏实地实修。要明确，一块玻璃用打磨钻石的方式打磨出来，乍看也似钻石般耀眼，可那是没有价值的。还有坚硬非常的锆石，弄出来也似钻石一般，“水钻”只是一个廉价的赝品。一把上好的青釭剑，也要磨得法才会越磨越快，若磨过了火，可能就只剩下剑柄了。一块泥土铅皮，即使你用最好的方法来磨，也不过是土刀铅锋，什么用也没有。用磨钻石的方式来磨木棍，最后磨出来的也只能是牙签。这些事实都是值得真正修炼的人好好揣摩的。“以是名字，汝当奉持。所以者何？须菩提！佛说般若波罗蜜（正觉），则非般若波罗蜜。”意思就是你就把这个“金刚般若波罗蜜”这个经名，作为你修炼中奉持之法吧。为什么这样叫呢？因为一方面衡量一个生命的升沉，不是人所想的佛说你成你就成了，而是合乎宇宙的特性，佛也必须按此行事，他不符合还要掉下来。另一方面，无论佛陀怎么讲法，关键还要是自家修炼达到这样的智慧，自然就体验到。所以，释迦的意思是我说的正觉自性圆满的智慧，却不是人用自己的观念思想和妄求的“正觉圆满智慧”。见水中月，仰天上月，似一般无二，实在不是一回事。这是一个贯穿《金刚经》的玄机，因为人体非常玄奥，不是人所表面知道的那一点，人的意识在一个层面上，刚开始入道就会因为视虚为幻，因妄念而认幻为真，反误了自家前程，甚至狂悖不敬师，自心生魔，随心而化起来。

因为在人的一个身体层次，存在着一个场，这个场有一种本能，就是能够将宇宙中照射进去的影子反映出来，这就是遥视功能。这本是人的本能，由于人的进一步变异堕落而封锁，但释迦那个时代，人的道德观念还是以正善为主流，人一闻正法修道的过程中，很快就会出现这个返本出来的本能，那么把持不住的时候，就会随心而化，特别是外求妄化时，就会欢喜狂悖而毁了自己。猴子捞月亮，一生如是，尽管看来尽心尽意，但根本都搞错了。就好似农民种庄稼，尽管种播的技术一流，种播过程非常尽心，但是种子却是狗尾草，那可是白忙一生不得嘉禾。“须菩提！于意云何？”佛陀讲法，循循善诱，本来就是在解法啊。意思是说，须菩提，对我讲的话的意思理解得如何？

（这里插入一句题外话，就是人类社会的一切知识文化和物事，也都有来历和缘由，近来西方兴起“教练技术”课程，其实这个技术（智

慧)不是今人的发明,在释迦、耶稣、老子、孔子的教学实践中,尤其是中国历代的大儒问答集中,这个技术是普遍的被运用着,也不叫什么“教练”。所以,所谓教练技术,可以看做古希腊圣者“认识你自己”和孔子“循循善诱”的现代切磋。但它本身的精髓是值得人类习练并用以改善自己的思考和行为模式的)“如来有所说法不?”反复辨难,就是要须菩提明白“法不可以人心求,更不可以人心试探”之理。须菩提白佛言:“世尊!如来无所说。”明明正说,却说没有说,这不是睁眼说瞎话吗?其实是在流传和翻译中将经义变异了,这句话的意思是如来并没有讲真正宇宙的法,而只是在讲那一层生命对法的描述,就是法理。此犹如老子对弟子所说“不知其名,强名之曰道”。那个根本的“法”和“道”,不论不同层次的生命所见与层次的不同,生命会发现他只能描述,只能因为自己的理解证悟自己可以证悟的部分,却不是那个根本的法本身。而须菩提无法完美地表达他的领悟,鸠摩罗什译经时,从直译来且甚简略,“如来无所说”犹如说如来也没有将那根本的所以然讲出来。

“须菩提!于意云何?三千大千世界所有微尘是为多不?”须菩提言:“甚多,世尊!”“须菩提!诸微尘,如来说非微尘,是名微尘。如来说:世界,非世界,是名世界。须菩提!于意云何?可以三十二相见如来不?”“不也,世尊!何以故?如来说:三十二相,即是非相,是名三十二相。”“须菩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以恒河沙等身命布施;若复有人,于此经中,乃至受持四句偈等,为他人说,其福甚多。”

这一段,细心静察,就会发现多处舛文重复,前后没有次序。表明当时回忆结集时在这部分的似是而非,莫衷一是。故有微尘非微、世界非世界之语。要知道当年释迦解法,目地是要让弟子明白,在修炼在解决他们面临的问题,而不是把问题弄复杂,让其更加不可解。所以,这部分看来是因为在结集时因为时隔旷远,回忆的人显然记忆不清了。所以将其写并一处。末尾与前同。佛陀强调此次讲法的重要,却未必要这样颠三倒四,应该说,总结起来的意思就是说不执著于表面文字与用人的观念来衡量。否则这样的执于人情和感受的执著反而就是一个修炼的大障碍。若复有人,于此经中,乃至受持四句偈等,为他人说,其福甚多。这些话当是释迦讲完此经后,后来再有弟子问起,又重复的这部经的重要与传播这部经的功德。因为这个时候还没有讲“四句偈”。

3、“第十四品 离相寂灭分”：“尔时，须菩提闻说是经，深解义趣，涕泪悲泣。”须菩提为何悲泣？历来多不注意。释迦佛为后人好，讲出末劫末法时期很大的天机，并告诉后人不要把他的法当作根

本不变的东西，那样会将后人束缚住，不能往更高处突破，也可能会干扰了人们敬信未来必然要出现的宇宙主佛所传大法。但是历史上那个时期又不能讲白，真是用心良苦，须菩提因读懂释迦佛之心而悲泣于佛陀的大爱。而白佛言：“希有，世尊！佛说如是甚深经典，我从昔来所得慧眼，未曾得闻如是之经。世尊！若复有人得闻是经，信心清净，则生实相。实相即是非相。”是无执著而自得之实境。也就是空尽世间的一切执著，自然而见佛国世界的真实相。这也可以知道前此说“如来实无所说法”，并不是象有人癫癫狂狂理解成的那样，实是“那边”的真实，你只有真正到了“那边”的境界才知道。当知是人，成就第一希有功德。

“世尊！是实相者，即是非相，是故如来说名实相。世尊！我今得闻如是经典，信解受持不足为难，若当来世，后五百岁。五百年而大圣者出。中国早有其应，就是天上对应世间五百年换一主管，而那人，要接受前此在位的主管的权力能力和机制，此前行于世间要完成自己的天命。其有众生，得闻是经，信解受持，是人则为第一希有。何以故？此人无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所以者何？我相即是非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即是非相。不是是非相，而是是非相。是相对相，有执相。无相则无执之意，并非虚空癫狂。何以故？离一切诸相，则名诸佛。”

主佛讲：“告诉你一个真理：整个人的修炼过程就是不断的去人的执著心的过程。”成就诸佛也都是舍尽执著、苦尽甘来，在正道中开悟，自然回返佛土。

佛告须菩提：“如是！如是！若复有人得闻是经，不惊、不怖、不畏，（因为其法未坏时，后面有佛管，其威德很大，）当知是人甚为希有。何以故？须菩提！如来说第一波罗蜜，非第一波罗蜜，是名第一波罗蜜。”其实这里鸠摩罗什把经文翻译成饶口令了。弄得后人莫衷一是，谬解横行，谁也弄不清楚。释迦的原义是说在他这一门中这部经是他传出的最高、第一的法，但是又不是宇宙的根本法，也不代表别的法门的法威德就不伟大。但是真正的修炼者，要讲“不二法门”，入佛教之门，就要以此为大，以此为第一。

“须菩提！忍辱波罗蜜，如来说非忍辱波罗蜜。”真正的忍，不是人懦弱和回避，而是一种无量慈悲的宽容。没有人对忍的观念，而是空性圆满。“何以故？须菩提！如我昔为歌利王割截身体，我于尔时，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为了说明这个境界，释迦佛讲了他以前修炼中的一个故事。放下一切执著，放下对本体的执著，就是神，而这种境界乃是一个判断，同时要构成一个考验，一个

人修佛就象上学一样，到时一定要有一个毕业考试的。对于色、财等的考试，好比年级考试，对于生死的考试，好比升学考试。“何以故？我于往昔节节支解时，若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应生瞋恨。须菩提！又念过去于五百世作忍辱仙人，于尔所世，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是故须菩提！菩萨应离一切相（执著），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是在无执著的情况下，慈悲的对一切众生。发心度众生。在面对极端的考验的时候，其实就是放下根本执著的时候，如果有“我相”，庄子讲：“以自观之，我贵而物贱”，即使是一个乞者，只要我相很重，他也会重死而维护自己的身体不受伤害，会动恶来迎击冒犯。因为“我相”，必执“人相”，人世间，人们可能会为着自己喜欢的人而去赴死，可是对自己不喜欢的人会很刻薄。就象对天出太阳会高兴得唱歌，天下暴雨就会骂咒，这那里是智慧的生命呢？分明是愚痴的众生。天不是一个吗？太阳不也是一个吗？为什么冬天出太阳就赞美而夏天出太阳就抱怨呢？这样说明痴毒未去，瞋恨必生。至于众生寿者，就是由我相人相延伸而去的复杂的分别相和妄念，总是把自己看得高人一等，却不知这些“粗糙的石头”就是上天安排在你修炼过程中“磨玉”来的。

所以，释迦告诫须菩提要离一切相，才谈得到正觉发心。怎么做到？佛家历来讲“众生平等”，其实众生平等是佛性庄严平等，而因众生心性和层次的不同，众生又是有等级的，可从整个宇宙的角度，从圆容的整体来看，不是说低它就不好，就好比我们会用搽脸的东西来擦脚上的皮肤，可是并不是说脚就不重要。可是你要用脚去跟宾客握手，却会被认为是冒犯和侮辱一样。那么，在这个意义上，来理解大成儒家“民胞物与”和耶稣讲“爱邻如己”，原来并不是强制，而是在告诉生命的本来相。认识到这一点，这只是一个有形的进阶，还要明了无形的圆容之理，并且在关键的时候真正的放下自我。时下许多学了一点佛教常识，自己都未证得，未解脱就在那里大言度人的人，其实要好好想一想，不要因为人的这个狂悖毁了自己的生命前程。因为度人是非常难的，正反同在相生相克的世界，度人的神要为所度的人承担很多，以前还要讲时机。“不应住色生心，不应住声香味触法生心，应生无所住心。”真正的觉者度人是不讲条件，无代价地度值得度之人，这里释迦讲若菩萨住色生心，则非菩萨，在修炼层次上其于世间法还未出，一定会因名利而毁掉自己。也一定会因声色香味触等方法而生执著。比如说今天和尚搞什么建庙拜神啦，放生啦，那不过是历史上大德偶一用之的方便法门，目地是对治当时的心，使之归于正，以听佛法，以行佛行。凡一切有形，你要知道它的所以然，而不要盲目地模仿执拗，如梦幻泡影的东西，有什么实效呢？若心有住，则为非住。

“是故佛说：‘菩萨心不应住（著也）色布施。’”这是后人加注，被弄成了经文本身。这个解释的真正意思看来是后来禅宗的人舛入的，使得经义更加朦胧不可解。这话好比说：发烧吃药，所以应该打盘尼西林。须菩提！菩萨为利益一切众生，应如是布施。如来说：一切诸相，即是非相。这话的意思是说菩萨应心普放光明而具厚德慈悲地传法济世，这是菩萨的心法。但如来所说的一切果位相，其实在他是真实见，在法界是真实相，但以人观念来审视，用人的单身思维和低能的思考来想他，却又是一个假象。好比说，如来可以说他是，也可以说他不是。“又说：一切众生，即非众生。须菩提！如来是真语者、实语者、如语者、不诳语者、不异语者。须菩提！如来所得法，此法无实无虚。”释迦生恐后人不明他所讲的真义，特地强调这一句。须菩提显然在当时也生疑惑了，因为他的层次所见，所以，释迦才如此强调。此法无实无虚的意思，就是佛法遍布一切，真实存在，却不是人想象的、理解的一个东西存在的那个状态。一切都因循于他而运作。这与道讲“道法自然”，是一回事。释迦的苦心，后来的传播者和翻译者译这甚简而曲，反而让人更加不理解，弄得越读越明白了。

“须菩萨，若菩萨心（执著）住于法而行布施，如人入暗，则无所见。”什么意思呢？这话是不是理解为“无法可依”呢？那么佛菩萨也可以自己宣布了？其实不是这个意思。鸠摩罗什是非常智慧的人，在译这个经的时候却因为此时中国玄学大盛阶段，不免受此影响，而且译之甚简，简得将原义弄得非常隐晦，就象将两山之巅本是一桥相连，为了显其珍贵，拆了桥，弄根独木来架着。如果“无法可循”，那释迦传法四十九年干什么呢？其实这里的意思是不要弟子被他以前讲的法而拘束住。因为达到菩萨界，智慧就是圆满如水，如果还将他以前比如罗汉法当成不变的规则，强而行之，就会象从非常明亮的地方进入较暗的地方，虽然那较暗的地方也并不是说没有光明，但人会什么也看不见。就是无明吧。“若菩萨心不住法而行布施，如人有目，日光明照，见种种色。须菩提！当来之世，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能于此经受持读诵，则为如来以佛智慧，悉知是人，悉见是人，如来是佛的层次，并不单指释迦，是说来世间的大觉，都是高层认可并共同支持的。皆得成就无量无边功德。”能够以无为法而行普度，当然成就功德不可限量。

4、来看“第十五品 持经功德分”：“须菩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初日分以恒河沙等身布施，中日分复以恒河沙等身布施，后日分亦以恒河沙等身布施，如是无量百千万亿劫以身布施；若复有人，闻此经典，信心不逆，其福胜彼，何况书写、受持、读诵、为人解说。须菩提！以要言之，是经有不可思议、不可称量、无边功德。”故要

修者无所求，不执于有为之事，而要静心同化法理，灭人欲而证天理。“如来为发大乘者说，为发最上乘者说。”这一句话说得非常明白，这是释迦为要达到菩萨果位甚至是佛果位的人讲的法，绝对不是普及课程，而是高阶课程。前此我们一再强调，过去的法是修副元神的，那么真正理解的也只是不入三界的副元神，而对于人的主体，只是传承一个文化并得以增强其生命的承负力和经验而已。所以是有区别的，非对小乘人说，小乘者，小根器者也，或者说“小学”。初级阶段者也。然而，这里不是后来人划定的小乘。其实无论“大小乘”，在佛教这一法门中都要以“戒定慧”来修，来贯穿。“若有人能受持读诵，广为人说，如来悉知是人，悉见是人，皆得成就不可量、不可称、无有边、不可思议功德。如是人等，则为荷担如来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代代有传法者。前此讲过，接近人类三界的佛十年一更换，更况一些职务神呢？人间熟知的观音就有多个版本，这是怎么回事呢？财神，捉鬼的钟馗也都不是一个人，其实就是这个原因。

“何以故？须菩提！若乐小法者，著我见、人见、众生见、寿者见，则于此经，不能听受读诵、为人解说。”小法者尚且不得听受读诵，为人解说，何况末世邪师说法如恒河沙数？众生今天的真实情况实可令人悲悯，古人云：众生不幸不见天地之大美，古今之大全。王阳明曰：“圣人之学，日远日晦；功利之习，愈趋愈下。盖至于今，功利之毒，沦浹于人心髓而习以成性也几千年矣！相矜以知，相轧以势，相争以利，相高以技能，相取以声誉。……以若是之积染，以若是之心志，而又讲之以若是之学术，宜其闻圣人之教，而视之以为赘疣枘凿，则其以良知为未足，而谓圣人之学为无所用，亦其势有所必至矣！”因为宇宙一切都是相辅相成的，人的状态败坏到这里，那么与人相连的一切也随之败坏，真相随之封锁。所以他叹道：“呜呼！士生斯世，而尚何以求圣人之学乎？尚何以论圣人之学乎？士生斯世，而欲以为学者，不亦劳苦而繁难乎？不亦拘滞而险艰乎？”这话用在这里互证释迦的话，很是恰当，这话实是告诫语。想那些执著烦恼未尽，名利情未断者，读此经不止于无所用，反而因违佛意而造业，更何况带着执著显示心理去为人宣说，口说为人心向善，皈依佛法，实则以此高其虚名，真是孔子所讲：“道不远人，而人自远道”。古代人敬佛法，只是请高僧来念，自己并不敢念，就是为此。他难道不识字否？高僧来念，也一样的字句。今天的人，狂悖以此沽名射誉，而背后内涵佛理，已茫然去也，没有另外的内涵，读一万遍也是白读。“须菩提！在在处处，若有此经，一切世间、天人、阿修罗，所应供养；当知此处则为是塔，皆应恭敬，作礼围绕，以诸华香而散其处。”这话后语不搭前言，与前此相类衍文，但因有“供养”等词相异，故结集中掇于此处。这句话当是婆罗门的东西往释迦所传

法中舛入的见证。释迦在世时从未让人做此有为法，而阿修罗，是释迦讲出的“修罗道”，为魔道之一，此岂可供养？故此为舛文，此非有为法乎？释迦绝不可能自相矛盾也。

5、再看“第十六品 能净业障分”：“复次，须菩提！若善男子、善女人，受持读诵此经，若为人轻贱，是人先世罪业，应堕恶道，以今世人轻贱故，（此处丢失文字）先世罪业则为消灭，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消业转福也）”这里讲善男子、善女人信解受持这部经能得到业力的消减和善好的福报。此世为了轻贱，被人瞧不起，是因为先世作下罪业。如果不闻佛法，不修正道，下一世就会堕入恶道，所谓恶道，就是释迦当年讲的魔道、地狱道、畜生道，那么，因为敬信佛法，修善行道，就可以有一个好的转变。但并不是象这个翻译所说的就会证得无上正等正觉，而是说会种下将来修炼的机缘，真正在末法时期能够有缘得大法开悟圆满。当得，不是说念了这部经就得。这是许多人不解狂悖的原因。你光是念，光是信而不修，怎么证得？只不过是因记忆中捡好记的记，又因历史上很多年里，佛教道教长期争夺宗教领导权，为了拉拢信众，不惜歪曲经义，宣扬“方便法门”，其实对释教来讲，都是改良和破坏。就象西方宗教当初用“免罪符”事件一样。其实，这里翻译是不严谨的。

“须菩提！我念过去无量阿僧祇劫，于然灯佛前，得值八百四千万亿那由他诸佛（可见释迦来历不浅），悉皆供养承事，无空过者，若复有人，于后末世，能受持读诵此经，所得功德，于我所供养诸佛功德，百分不及一，千万亿分、乃至算数譬喻所不能及。须菩提！若善男子、善女人，于后末世，有受持读诵此经，所得功德，我若具说者，或有人闻，心则狂乱，狐疑不信。须菩提！当知是经义不可思议，果报亦不可思议。”

因为当时败坏了的婆罗门教就极重“供养”，认为供养得好“神”就可以成佛，完全在向外用心。到了婆罗门教的末法时期，甚至出现了杀活人祭祀，这已经成了邪教了。是人心变异了败坏了宗教，这里不是说婆罗门神。那么当时印度人的思想这个方面特别重，释迦就谆谆告诫“与其供养恒沙圣，何如坚勇求正觉”的道理，明言此法的珍贵，也讲明了他传的法的珍贵。而且说明你们现在所认为极重要的“供养”之法，我在历史上就无漏地修过，但是真正的修炼却不是这样的，伟大威德也不是这样成就的。真佛法之威德无限，同化、传播这个法的威德极大，福报极大，是因为这是天意。而其本，至简至易却未尝说。是因为在过去一切修炼也都是针对副元神，在这个法会上，释迦也是同时在给副元神讲法，他们所听到的是实质，而人只是听到断简和只言。可是又有一点线索。纵观通篇未谈真正的佛法是什

么，只是在讲不要用人观念来衡量。实质上就是让你元神什么都不想，只要坚信，然后副元神好顺利“借体”修炼。同时给人奠定未来传大法时所需要的文化，在两千年的岁月中，也在锤炼人体本身的意识和承负力，所以今天还迷糊不清者，用感情来对待释教，岂可悲！

[>> 返回](#)

十论《金刚经》（七）

1、来看“第十七品

究竟无我分”。从前此章（第十六品）开始的文句与文意的杂揉，都与佛教经典结集有关，也与翻译者的翻译和当时的历史环境有关。因为佛教经典是释迦不在世五百年后才整理出来，当时经过三次结集，其中上部座和下部座弟子分别写出了代代口耳相传的佛陀讲法，而这些讲法也只是当时弟子觉得比较重要而记住的。虽然古人记忆很好，也难免错漏参差。五百年相传，更是无法保证一致。而为了将佛陀当时讲法原义尽可能多的保留，在结集时就考虑到将不同的人回忆的同一件事同一次讲法内容合在一起。当时也象《圣经》一样称为“约翰书”或 XX 书。就是通过 XX 记下来的。由于佛陀临终对阿难讲《大涅槃经》（很简短，讲佛教之法的成住坏过程与“以戒为师”和死后僧团的管理。后人为了名利显示将此经弄出了三十六卷，非常的浩繁，都假称是佛的话。）

释迦临终立下规矩：凡引其所说，必加“如是我闻”、以戒为师、对坏法之徒默摈之。如是我闻，也就相当儒教“子曰”。细想一下，就会觉得奇怪，孔子、耶稣、释迦都没有亲自留下讲课内容，只有老子自己写了五千言，却是语焉不详，千古费解。何以真道如此难得？因为真道本来就是珍贵的。其实从十六节起的话，与十七节，所说大致相似，录此是为相互印证补充。因后人的感情性迷信，致使歧意横陈。其实当初陈列于此，就是怕漏了。

有人说当时印度人讲话就啰嗦。这真是岂有此理。佛是究竟圆满的觉者，他讲话会如此颠三倒四？绝对不可能。是因为后人在整理和演绎中发生了舛乱甚至伪义。由于儒释道三教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中既斗争又相融，在长期的发展中，这个环境的因素也会导致佛教经典的杂揉与舛乱，而历代佛教徒在这个传承过程中的自我发挥和好恶孔见也不时舛入经典，就使释教经书非常舛乱。所谓“经律论三藏”典籍浩繁，但除了释迦亲自讲法能称为释教之经典，其它都不能与经并列，大道本是至简至易的，释迦当年就讲“戒定慧”，其本身功的演化、

层次的提高那也是非常玄妙的，因是佛陀在做，也就不必讲给弟子。人用自己的观念、好恶、情感杂揉进来，就使他的路变得非常复杂，生出无数的歧路来。修道者到今天已经分不清。那些起步就是鲜花掌声的路，也许导向的是地狱。真正为自己生命负责，想要达到真正的开悟圆满的人，一定要用理性来看待修炼，看待过去的法。

当年释迦讲法，也同样遭遇婆罗门教的攻击，耶稣讲法，还被变异败坏的到了末法的犹太教徒钉在十字架上，教徒受了三百年的迫害。古人云：后之视今，亦如今之视昨。千古以来，人类似乎一直都在总结教训，可是一直都在重蹈覆辙。杜牧有一句名言“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今天的状况，不是历史惊人的相似吗？可是迷中众生，为了那一点可怜的转眼即逝的云烟名利，还想衡量大法、和大法做交易呢！

2、我们来看当时释迦所讲经文：“尔时，须菩提白佛言：‘世尊！善男子、善女人，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云何应住？云何降伏其心？’佛告须菩提：‘善男子、善女人，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者，当生如是心，我应灭度一切众生。灭度一切众生已，而无有一众生实灭度者。何以故？须菩提！若菩萨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则非菩萨。’这与第二讲完全重复，其实就是另一个人写的回忆。

“所以者何？须菩提！实无有法（乱说，后人妄译妄加也。）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者。”这里显然这个人记忆上有错漏了。与前面参照即可知此。表明当时听讲者自己没有记全或者是在流传过程中错漏了。

“须菩提！于意云何？如来于然灯佛所，有法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不也，世尊！如我解佛所说义，佛于然灯佛所，无有法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佛言：“如是！如是！须菩提！实无有法如来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须菩提！若有法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然灯佛则不与我授记：汝于来世，当得作佛，号释迦牟尼。以实无有法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故然灯佛与我授记，作是言：‘汝于来世，当得作佛，号释迦牟尼。’”

此前我们已经讲过，正常的修炼时期，尤其是佛教这个涅槃的修炼方式，采用的是“灭度”，即不带本体，并不改变他后天生命的状态，而只是舍弃不要，开悟，就是回忆起自己的本来，当然这个自性的圆满，并不是外加的，并不是外求的。所以释迦以自己开悟作例，说明这一点。这并不是人所癫狂的“没有法”，而是说圆满功成的真义。今天的正法则与这个完全不是一回事。

“何以故？如来者，即诸法如义。若有人言：‘如来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须菩提！实无有法，佛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须菩提！如来所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于是中无实无虚。是故如来说：一切法皆是佛法。”这里这句话颇难为一般众生所理解。并会导致许多无知与狂悖。孔子当年，有一次教弟子射箭时，有弟子因为射箭入靶的深浅而争论，孔子就纠正他们说：“射不主皮，为力不同。科，古之道也。”就是说射箭只认中没有中目标，而不看射入的深浅，就象修炼的提升层次一样，只看他达到那个层次的标准没有，而不主张以层次的高低来区别对待。他达到他应有层次，他就是宇宙中好的生命。所有的科目，世间的职业，其实原其根本，也都是古人修炼之道路，返本之殊径。

“须菩提！所言一切法者，即非一切法，是故名一切法。须菩提！譬如人身长大。”“须菩提言：‘世尊！如来说：人身长大，则为非大身，是名大身。’”大身者，道身也。道本无形，犹如风之傥来，旗帜飘动，今天是这样描写，向东飘拂，极尽人的言辞，怎么说到风之本体？那之风之表达，穷尽万千表达，也只是风的表现，而不是风本身。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在如来这个层次上，看不到宇宙的根本，他说一切法，并不是宇宙法的根本，就象说这个人“人身长大”，这不过是眼见的描述，但这个“人身长大”的描述并不是“人身长大”的本身。以旗描风更是无法见无形之本。所以，不要把如来讲法当成固定的一成不变的东西，这非常重要。因为这是释迦晚年讲法，就象孔子晚年时说：“五十而知天命”，于是不再云游，回鲁去删诗书，整理上古典籍，作春秋一样，释迦也证悟如来果位，全知自己来时使命，为了使末法末劫时弟子们能够得法，也为了当时能够修到更高果位的副元神不拘于他讲的法理，尤其是他早期讲的不很高的法理，不能把它当成一成不变的东西，他才反复讲这个“非法法也”的道理，就是：“法无定法”之意，并明言自己并没有讲宇宙的法本身，连他那一层如来法的实质都只是一个描述，并没有讲，更何况宇宙的法，超越他认识的宇宙根本大法呢？

“须菩提！菩萨亦如是。”这话译得不准确，意思是菩萨的心也应是摆放。“若作是言：‘我当灭度无量众生’，则不名菩萨。”如来这一层的菩萨没有成就世界，她只是帮着佛来度众生，他本身还度不了人。所以，菩萨不能象如来那样说他度人。“何以故？须菩提！无有法名为菩萨。”意思是菩萨之法非佛法。“是故佛说：一切法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寿者。须菩提！若菩萨作是言，‘我当庄严佛土’，是不名菩萨。”这样的人，还抱着人的观念，名利之心来想高层的事，有显耀之念，其实贪天之功以为己功，怎么会成就菩萨呢？那一定是随心而化的假象。因为菩萨的成就，乃是宇宙的特性，修炼

的法门演化具体而成，并且是她回忆起、证悟到自己的本来而返本归真，归位，就是回到她从前吧，那里会有庄严佛土的想法呢？哦，我成就了，就是为佛土做了贡献了？那就象你远行回了家一样，不过回归你的本来而已。只有人才会有那样的想法，因为人会陷在情中思考。

这是什么缘故呢？（何以故？）如来说：庄严佛土者，即非庄严，是名庄严。须菩提！若菩萨通达无我法者，如来说名真是菩萨。无我之我为真我。证此乃与天合。空相无相，是说无执著的空性灵明而成就的实相。那是一个真实的菩萨果位成就者。在讲这话的同时，其实释迦已经将这种真实示现给须菩提成就的那部分了。关于这部分，看一看《古文观止》中转载《左传》“介之推不言禄”一文，所谓“贪天之功以为己功”，即指人不明一切智慧、财富、能力都来自神的爱赐，来自造化之力。故圣者“述而不作”以为知礼，庄子曰：“故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古人云：“自伐者无功”。即指此也。一个即将成就的人，是没有人的名利之念的，有的只是清静自然而祥实和平的觉悟。

3、“第十八品 一体同观分” 实际上讲的是佛家关于“天目”层次的划分，生命达到那一层次，那一层次的天目打开，在佛教中把天目划分为五大层次，“肉眼（通）、天眼（通）、慧眼（通）、法眼（通）、佛眼（通）。其实每一层次还分上中下等级，这里只是概括地讲了一下佛在天目上的神通，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能，佛法修炼是一种实证。以前讲“信、解、行、证”，这个证，不是理论上的证得，而是真实的证悟，确实具有这种力量。那么如此可以反过来理解《金刚经》关于空性的论述，其实不是没有。比如人的凡眼，看不见另外空间，不止于此，连红外线、紫外线都看不见，那么你怎么跟他讲佛国世界，他会不会用自己的观念和感情来想呢？那么按照一切振动都会生成物质这个现代量子物理学的观点，会不会生成幻境假象反而封锁了真实呢？肯定会的。所以，才让修炼的人不要用人观念去想求。那么就讲一个“非法法也”之法，但后世以讹传讹，弄得谬解横行，反而弄不清楚释迦要讲的真正意思了。

“须菩提！于意云何？如来有肉眼不？”

“如是，世尊！如来有肉眼。”

“须菩提！于意云何？如来有天眼不？”

“如是，世尊！如来有天眼。”

“须菩提！于意云何？如来有慧眼不？”

“如是，世尊！如来有慧眼。”

“须菩提！于意云何？如来有法眼不？”

“如是，世尊！如来有法眼。”

“须菩提！于意云何？如来有佛眼不？”

“如是，世尊！如来有佛眼。”

如上所说，这段关于天目的五大层次的论述，也就了解了。唯佛为全。名为具足，佛教中称为“具足象”，就是佛真实成就的圆满无碍无漏。那么，既然如来有肉眼通，则自能透视人体，并有神通让魔女现其肉身肮脏丑态，让其自惭。如来有天眼通，则能遥视万里，如来有慧眼通，则能透见另外时空，如来有法眼通则能知“万物有灵”并能全知一切物之心思。如来有佛眼通，则能知过去现在未来。

“须菩提！于意云何？恒河中所有沙，佛说是沙不？” “如是，世尊！如来说是沙。”

“须菩提！于意云何？如一恒河中所有沙，有如是等恒河，是诸恒河所有沙数，佛世界如是，宁为多不？”这里释迦讲佛陀如恒河沙数，佛国世界亦复如是。知此，“非法法也”之道，也就不会产生妄论说只有佛教中的法才是唯一的佛法的荒谬可笑见解，那些连释迦佛的原文都没有读懂的人，张口佛陀，闭口佛陀，却毁谤正法，可知不过是打着释迦佛的旗号败坏他与他的法而已。其实一切佛讲的都是他对宇宙法理的证悟，岂会一律哉！”

“‘甚多，世尊！’” “佛告须菩提：‘尔所国土中，所有众生，若干种心，如来悉知。’” 因为一切都是其心在一个机制上的表达。因为时空的差异，人动一念，十方世界尽皆知晓。一个修炼的人也不需要向别人表白什么，你要真诚至精，佛陀自然知道。可知“人心动一念，天地尽皆知”岂是虚词？达到如来的境界，对他以下众生，一切历历在眼底，因为佛眼通故，遍知十方一切，但他不会进入任何一种思想中去。悉知，全知也。当然达到那个境界，真身的状态也不是人用其低能的情绪与想象能够理解明喻。

“何以故？如来说：诸心皆为非心，是名为心。”名你心我心者，强名之也。不过是人这一层的分别幻态。“所以者何？须菩提！过去心

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生命不自主可知。没有一个生命是没有被管理的。而生命被赋予了不同层次的自主选择，这个选择也是被高层限定了的。释迦当年看到了什么呢？他达到如来那一层次，看到一切生命的活动也都是被安排得非常细致的，所谓的过去、现在、未来，其实也都是在同一个时间的不同“堆栈”中的展开。生命本身想自主，在那个时候也是不可能的。故他要须菩提和众弟子，息绝一切妄念，一切皆是宿命的展开，而妄念只会使生命堕落，得救的机会更其渺茫。这是旧宇宙法理中的状态，与正法过程中的要求是两回事。

4、“第十九品 法界通分分”：“须菩提！于意云何？若有人满三千大千世界七宝以用布施，是人以是因缘，得福多不？”“如是，世尊！此人以是因缘，得福甚多。”“须菩提！若福德有实，如来说得福德多；以福德无故，如来说得福德多。”

什么意思呢？因为早时释迦给弟子讲因果法，加上印度婆罗门教修苦修布施的传统，这些上部座弟子们修到现在，很多形成了一种框框，就是苦行和布施是精進一门。但是执于有为后，反而形成强大的障碍和执著。

释迦在此解法，就是针对当时普遍意识不到的“有为”状态，反复强调不是有为去积累福德，而应该“放下”达到“无为”。同化于“无为。”因为“一切圣贤皆依无为法而有分别。”根本上是心中执著的无漏放弃，而不是有为做多少功德。而这样的文意，因为传播过程的舛乱，再加译者的绕缠，弄得人非常难解。

5、我们接着来看“第二十品 离色离相分”“须菩提！于意云何？佛可以具足色身见不？”“不也，世尊！如来不应以色身见。”这里讲了一个天理。主佛曾在一经文中明言天理：“无论佛、道、神，救度世人时一定下于世间，用人像行于世，用人言示法理……”。因为人这个地方是迷的空间，生命是因为变得不好了掉到这一层来，就得在迷中悟出去。

人类社会的一切状态、人体构成都是在形成这个迷。他看不见另外的空间，因为肉眼将这层空间的物质固定到这个状态，他才能够在这里呆。那么，佛来传法，岂可以神通大显，具足威仪地呈现在世人面前？那样光辉的形象，那样无量的神圣，人也不配，而且破坏天理，他自己首先都得掉下来，因为犯了天条了。所以是不能具足色身见于世间。既然如此，在相生相克的层次，也就会有许多事看起来象常人一样，其实不是。肉眼凡胎，又无正念者还可能迫害佛呢？那么待其

使命完成，该得度的已经得度，那么剩下的人渣败世也就没有再要的必要。历来人类社会的毁灭之前，也都是一种淘汰，同时这样的难中，也让可以成就者得以成就了。“何以故？如来说：具足色身，即非具足色身，是名具足色身。”如来有他佛法神通无量的智慧，在他的佛国世界，当然是具足色身庄严美好，他的法也圆容于他所在及以下层次，他的法身也随缘示现，但其思行，也是维护和符合宇宙法理的。“须菩提！于意云何？如来可以具足诸相见不？”“不也，世尊！如来不应以具足诸相见。何以故？如来说：诸相具足，即非具足，是名诸相具足。”通观鸠摩罗什的翻译，可算是把后来人害苦了，将这部本来要开示极明白道理的经弄得象绕口令，后人许多都是穷首皓经，一生还不得真解，悟歪了、悟邪了的比比皆是。其实这话的意思简单地说，就是你要见到如来的本来真实相，那你得修成佛。你不可以以执著于人相的状态看到如来，见识他的神通。原来道家真人也讲“道法自然”。真正的大佛、大道维护宇宙特性和保护宇宙正的因素，这个参天地造化之功却不是人想的那样，而是“无为而任自然”。

[>> 返回](#)

十论金刚经（八）

1、我们来看“第二十一品 非说所说分”。“须菩提！汝勿谓如来作是念：‘我当有所说法。’莫作是念，何以故？若人言：如来有所说法，即为谤佛，不能解我所说故。”这是什么意思呢？从字面理解好象极为悖乱，何以说“如来有所说法”即为谤佛呢？难道佛讲的不是法吗？其实释迦在此正告修行弟子与后人，因为他所讲的法只是针对当时人讲的他的修炼故事和对那一层宇宙法理的一些体悟，就好比说你在很高的天空中感受到风，你在下来给人讲风的时候，你讲的东西是风本身吗？那风任你千般比喻万种诠说，总不是法本身。故老子云：“吾不知其名，强名之曰道，强志之曰大。”所以，释迦说：须菩提啊，你不要认为我会有这样的想法：我在此要有所说法。如果这样想，就不能真正理解我所讲的真正含义了。

什么是佛法？只有修炼到高层了才会实质的看到、明白。简言之：释迦当年的确没有讲出真正的宇宙的法理。但他所讲的话是带有佛性的，因为释迦牟尼的境界是如来佛。那么修炼者按照他“戒定慧”方法修炼，大根器者是能够得到圆满，但是那也只限于副元神。“须菩提！说法者，无法可说，是名说法。”这话的翻译上有缺陷，故易生歧意。真正的意思就是如前老子所说“强名之”之意，并不是指宇宙本身或如来那一层没有法。没有法如来讲什么呢？讲什么如是安住其

心呢？如来的智慧如何生成呢？他的能力又如何运作呢？所以，不能那样简单理解。鸠摩罗什翻译这个经的时候的社会文化背景是当时玄学流行，不管是达官贵人还是文人墨客，都喜谈玄，所谓的“玄”，其实是一种逻辑的辩证概念，本身就会使不了解道法的人流于一种“无可无不可”的迷惑态，鸠摩罗什译此经，当然也无可避免地受到影响，自然也会以当时人的语言方式来译了。

“尔时，慧命须菩提白佛言：‘世尊！颇有众生，于未来世，闻说是法，生信心不？’佛言：‘须菩提！彼非众生，非不众生。何以故？须菩提！众生众生者，如来说非众生，是名众生。’”

这里加了一个“慧命”于须菩提之前，实是后人赞誉之语，就好象说目犍连神通第一一样，须菩提长老被佛教徒认为慧命第一，就是智慧和机缘第一，能够因为其问话而使释迦讲出了《金刚经》。但从他的回答，可见他其时已经对佛讲的境界，以其智慧理解起来，也已经觉得有难度了，他担心未来世众生听闻如是讲法，会不会因为不理解而生疑惑？故有此问。释迦的回答，以此经文显然更令后人摸不着头脑，其实是翻译者以玄学方式弄得诘曲熬牙，这与前此的问题是同一个，当时释迦纠正须菩提说：“莫作是说。”那么这里冒出来这么多的话，是因为记忆者不一样。这句话再被翻译得颠三倒四，采用的还是一贯的肯定否定同时存在之法，其实一句说白了，就是说有这样的众生，也有因此一念生净信者，都有，不能一律。

2、“第二十二品 无法可得分”：“须菩提白佛言：‘世尊！佛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为无所得耶？’佛言：‘如是，如是。须菩提！我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乃至无有少法可得，是名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此言参照前面，就是须菩提还是没有明白，有疑惑说佛得正觉开悟，真的是没有得到任何法吗？佛见他还不明白所说的含意，就在那一面展现给他，对他说：是这样的，是这样的。不是你那个理解。人能理解的意思是说开悟就是回忆起先天本来，一切是先天本来具足，没有增加一分，没有减少一分，只是返本归真的证悟，所以没有一个生命的一点法是外来的增加的。这里可以参照苏轼在《前赤壁赋》中所说：“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己之所有，非一毫而莫取。”

佛陀的用义，就是告诉弟子不要妄求，要“无所求而自得。”这是正常修炼时期的状态，当然宇宙正法时期不是这样的。今天尤其不是这么简单，因为它不是一个生命简简单单的修炼解脱，而是整个宇宙的更新与再造，根本的东西与旧的宇宙完全没有关系，所以什么都不重

要，除了对法和主佛的态度。而这个态度的表现成度决定了生命的层次和未来。

3、“第二十三品 净心行善分”，“复次，须菩提！是法平等，无有高下，是名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见须菩提有所领悟，释迦接着说“复次”，就是“咱接着说”，或“再来”的意思。以此言观之，释迦的本义是“有法”，并非“无法”，鸠摩罗什翻译中常将“法无定法”翻得让后人摸不着头脑，因为这个宇宙法的存在实质，所以释迦讲“不应取（拘）法。因为一切物质中都包含着宇宙的特性，他无所不在，任何一种物质中都有法性，都是法所成就，这个法所成的一切，也都是法在不同层次的存在状态，庄子曰：“以道观之，物无贵贱”。就是这个意思。只有明白这个道理，才知道同化法的境界叫“无上正等正觉”。但以生命个体观之，却是有层次、等级和贵贱的。“以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寿者，修一切善法，即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因为“一切圣贤，皆依无为法而有区别”。其所成就一切善法，修者以空性无执的心来修炼，就会证得这样的“一”的悟道，当然不同的层次对“一”的认识还不是一回事，但都是那个根本的原始特性派生的。

“一的一切”，必须从属于“一切的一”，并依“一切的一”的要求和规律而调整自己。如果产生背离，就必然被淘汰。比如过去人类所熟知的修炼道路之大成儒家，以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路以成圣，修炼道教，在中国通常的正一与全真派别，悟真而最终成为真人，修佛教，按“戒定慧”依教奉行，空性圆满而本性自在成佛，都会在相应层次证悟到同样的宇宙真理并达到自性的圆满。这是指人类过去五千年里普通正常的修炼态，还有许多高深的大法，是以密传的方式不公诸于世。茫茫天宇，人类所知的修炼之法也是非常少的。公开在人类社会传的，过去也是很低的。这也是人类应该知道的。因为人老是喜欢用感情来衡量事物，年代久远一点的，总在感情上把它看得很高。其实时间与空间，也不过是宇宙造化的智慧体现，高低不看年代久远。就好比古人吃糟糠并不就是比今天人吃米饭好。人要理智地明辨这些。也许前此的东西，是为后来真正的大法大道奠定基础的呢？“须菩提！所言善法者，如来说即非善法，是名善法。”鸠摩罗什的翻译，可算是把众生害苦了，这话的意思是说如来会知过去、现在、未来，知道一切佛道神的法也都有其成住坏的过程，比如佛教到了坏的时候，就是末劫时期，那么“善法即非善法是名善法”的本意是说不要僵化地固守于形式，宇宙的法、根本的宇宙特性从未变过，而一切佛道神从这个宇宙根本法中的悟道却是一个演化的过程，要在明了这一点的情况下认识我所讲的善法的含义。因为释迦在其它的环境中讲过他的法的“正法、相法、末法、末劫”时

期，故有此语。他还讲过末劫时期会有弥勒佛下世传新法，人在末劫末法时期只有用弥勒佛的新法才能得度。但他的法在正传时期是有佛在管的，是善（正）之法，修炼人应该遵循的。

4、“第二十四品 福智无比分”：“须菩提！若三千大千世界中所有诸须弥山王，如是等七宝聚，有人持用布施；若人以此《般若波罗蜜经》，乃至四句偈等，受持、为他人说，于前福德百分不及一，百千万亿分，乃至算数譬喻所不能及。”

这也是释迦事后对这次所讲法的评述。在讲这部经的珍贵。因为这是他在晚年达到如来后讲的佛理。因为层次、内涵上是超越以前所讲的东西的。

5、“第二十五品 化无所化分”“须菩提！于意云何？汝等勿谓如来作是念：‘我当度众生。’”释迦讲这个话，也是因为当时旧的宇宙的状态，他的无可奈何。因为释迦从第六层宇宙下来，那么高的层次，也只能度副元神，对于他在世间的弟子，他只能安排他们往复转生中积累福德，而真正修炼成就的也都是副元神，其中有大家所熟知的极乐世界、琉璃世界的众生借体修炼成就者，当然还有更高的。这就是为什么说历史上有许多人修成过，总体来说非常之多，但人一个都没有修炼成的原因。他系统地给他的弟子安排了末法末劫时期的状态，因为这个时候法轮圣王以弥勒佛号下世传法，“一统大法理”，只有在根本的问题得到扭转，众生同化大法，才能不离肉身而修成佛。别说众弟子，就是当年承载释迦牟尼的肉身也还在世间轮回，并未得度。那么他过去对人所做的，也就是传出佛的修炼文化，是为后来大法的洪传奠定一个文化，同时为他的弟子安排了一条历两千五百年累积巨大福德，有此条件最后才能听闻大法，返本归真。

“须菩提！莫作是念。何以故？实无有众生如来度者。”这是非常明白地说了，就是说从来没有一个进入三界的生命“人”，真正得度。

“若有众生如来度者，如来则有我、人、众生、寿者。须菩提！如来说：‘有我者，则非有我，而凡夫之人以为有我。’须菩提！凡夫者，如来说则非凡夫。”因为过去的状态都是这样，不管佛家、道家、大成儒家，也都是度人的副元神。古希腊先知苏格拉底曾经说过：来到世间的万古以来其实一个都没有返回去。这个事情在以前乃是天机中的天机，是绝对不可说的。是因为主佛下世洪传宇宙大法，将原来的这个状态彻底扭转回去，第一次谈出这个天机来，并且传出有史以来独一份“法炼人”的修主元神的大法，而且更重要的是在正法。

所以，众生要能够明白这个前提，才能理解今天的复杂状态，已经不是一个生命如何按照过去的路，以自己的感情和一星半点的理解来所谓的“修行”，方向错误的时候，你每一步就是用尺子比着又有什么用呢？如果生命的根本物质都不纯了，你用再精密的办法来打造成成品又有什么价值呢？佛、如来是具足神的一切神通的伟大觉者，是人像无存的，在过去他在世间的承载体也只是一个暂用之载具而已（今天与以后不是这样），然而，来在世间的生命啊，释迦又知道许多不是这儿低层所造的，是来自于很高层次，所以，世间的生命又不全是凡夫。至于说“有我者，则非有我，而凡夫之人以为有我”，还是在说不要用人观念来想、来理解如来所讲、所思、所行，“无我之我”是一个什么状态？只有真正修炼的人才会自知其义，那个状态在真实境界是很简单的，可是用人的语言，百千万言却难以表述。就是这样。因为过去的人类的价值，是为末劫时期正法锤炼成合乎要求的载体，那么，看来凡夫一个，因为其未来的价值，将来也知道，这不是为凡夫而存在的。

6、“第二十六品 法身非相分”：“须菩提！于意云何？可以三十二相观如来不？须菩提言：‘如是！如是！以三十二相观如来。’”这是一段很让今天的人摸不着头脑的对话，如果你知道，当年释迦与须菩提的对话并不止在一个平面一个层次上，而是在另外的空间还有真实的示现，也就明白这个意思了。人常常以自己的想法、观念来想高层的事，其实都是妄心。因为人的意识、智慧、观念都是很低能的，而且带着强大的情欲和自私的心理，是不能让其看到佛的真实像的。偶尔示现，在过去也必是小范围的，而且是对根器极佳者示现的。须菩提已经达到罗汉果位，被释迦称为“第一离欲阿罗汉”，被众赞为“慧命第一”，他当然可以见到释迦如来为其展现的如来真实法象，所以很激动，连说：“如是！如是”，就是说：“哦，这样啊！这样啊！”

“佛言：‘须菩提！若以三十二相观如来者，转轮圣王则是如来。’”这里释迦提到了转轮圣王，实是法界万王之王的无上王尊号，又称法轮圣王。释迦讲法中有几大预示：其一是末法时期弥勒佛将下世传新法，修炼人得依弥勒佛之法修炼才能圆满。一是转轮圣王末法时期下世正法。一是末法时期人类的状态。这里称法轮圣王，观此句式，并无过多解释，显然释迦当年对弟子讲法中讲了大量转轮圣王的事，故不陌生，这里也只不过多解释。这句话的真义是众生若要不离世俗以成圣，在人世中明明白白成就，得等到转轮圣王以弥勒佛号下世传法度人时，如来，弥勒如来。

“须菩提白佛言：‘世尊！如我解佛所说义，不应以三十二相观如来。’”须菩提这个回答，已经不是着眼于问题本身，而是释迦当时给他讲法时，师徒间以思维传感沟通和神界的全知状态领悟时，须菩提对当时他意识到的问题，对释迦说“按我对佛陀所说的真正意思，世人不应该以三十二相的概念来观想如来。因为释迦以前教过他们观想之法，《楞严经》关于观想的东西论述很多，那也不过是低层有为法的一个便巧途径，但要真正理解佛法，不应着于象而去，要离相空性来证悟。“尔时，世尊而说偈言：‘若以色见我，以音声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见如来。’”须菩提名第一离欲阿罗汉，已证乐阿兰那行者罗汉尊位，在离欲这个方面，他对释迦讲的观想法非常用心，从而通过观想而知人欲之虚妄、低下、粗糙和肮脏，因为他在向更高层次修炼，释迦佛在此对他讲这个理，是针对他对“观想”的用心，可能在某些方面不自觉地认为观想就是打开一切封锁的妙法。其实在更高的境界，这个有形观想却是一个非常大的障碍，好比一个学物理的人，以前用牛顿力学原理解二维世界的力的问题，迎刃而化，感到这的确是真理，可是在微观原子领域，引入时间和空间变量的相对论领域，那原来的东西就是一个障碍，一个错误。再高，相对论的观念也是错的。可是在它们原有的适用领域，却是那个层次的“真理”。所以，在如来法的境界，若人不在心性上达到那个空性境界，而是着眼于有形的妄求妄念，那就是外求，就是走邪道，永远也不得证悟佛境界。

这个如来，这里不是专指释迦牟尼佛，而是指本然佛性。释迦从菩提树下起“金刚座”起来，第一句话就说：“奇哉！奇哉！大地众生，皆有如来本来法相，皆因烦恼执著，不能证得。”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外求为妄念邪道，不能证得本然佛性并最终圆满。所以过去道教有“道不外求”之诫，佛教有“佛在心中”之语，岂空言哉！以此观之，末世还有以为建多少庙，诵多少经，做多少好事就是圆满之道者，其可笑复可怜也！完全违背了释迦牟尼佛的教诲！

[>> 返回](#)

十论《金刚经》（九）

1、“第二十七品无断无灭分”：“须菩提！汝若作是念：‘如来不以具足相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须菩提！莫作是念，‘如来不以具足相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释迦牟尼佛看到须菩提的理解又出现了偏差，他没有理解好释迦要讲的本义，即上一品所说关于以三十二相见如来的问题，由于层次和境界的限制，他简单地理解为：“世尊，如我解佛所说义，不应以三十二相观如来。”佛陀在

给他讲了“若以色见我，以音声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见如来”的偈子后，紧接着纠正他的错误认识，因为须菩提的认识所限，他执其一端了。因为佛法与果位是与成就相应的，一个如来境界的大佛从其本质来说必然与其“具足相”和圆满的佛法神通而存在，所以称为“圆满”，是无漏的。所以不让人执著相，是因为人的观念想佛，如从形象入手，就会形成强大的执著，他会以人情和贪欲而求得，这个心起，对修炼者太难去舍，就会以功利心贪著其事，就会以功利心来求成就，则这个心就邪乱了，犹如入水求月，没有捞到，以为潜水不深，愈深愈危。由于须菩提对“观想”法的精通，在向更高境界修炼的过程中，却易形成此执著，故释迦深切提醒，讲证此法。而且非常明白地给他讲了不可以相求证如来本性。这是末法时期人历来错解的，就是把如来对等成释迦牟尼佛，刚好陷入释迦牟尼佛要求弟子要避免的窠臼。但如来本身的成就实质，却又是具足圆满的。

“须菩提！汝若作是念，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者，说诸法断灭。莫作是念！何以故？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者，于法不说断灭相。”意思很明显，就是不要断章取义，不要走极端。犹如孔子讲“中庸”之道：“天下国家可均也，爵禄可辞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

象颜回这样“择乎中庸，得一善，则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的弟子，是非常难得的，是真正的为孔子赞赏的“好学”。好学不是好读书，而是善学善于膺守正道。释迦告诉弟子，真正发心证悟本来佛性，一定要对法有全面无漏的修心，决不能断章取义，然后以自己低层的理解，合于己意或自己能理解的就宣说奉行，自己理解不了或不合己意的就忽略回避，这就是对诸法断灭之举。其实这断灭，在佛教可是实实在在发生了，不止于佛教后来出现那么多的人淆乱佛讲的法，就是道教、大成儒家，同样是这样，人们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来利用诸圣讲法，而不是放下自己按照圣者佛陀道尊的教诲去依教奉行了。这是一个非常要紧的问题，其实从五千年来的历史可以看得到，真正的法的败坏，往往都是本门的门徒祸起萧墙，外在的力量很难败坏得了佛法道法。而其起首，往往就是这里说的“于法断灭”。这句话的真义就是佛相庄严圆满，但人修炼却不能为了“相”而去寻修。

2、“第二十八品不受不贪分”：“须菩提！若菩萨以满恒河沙等世界七宝布施；若复有人知一切法无我，得成于忍，此菩萨胜前菩萨所得功德。须菩提！以诸菩萨不受福德故。”解决了前一个问题，释迦继续讲非常重要的心法，就是以前一直都在以积累无量功德来“循循善诱”弟子们广传佛法，济世以助佛度人。但是对这些上部座弟子，释迦发现他们因此就建立了一个简单的连接，就是传法助度的目地就是

为了自己积累福德，为此心中起矜傲与名利贪著之念，这个名利，表面看来不是贪著于世俗的粗糙名闻利养，其实也不过是人的情中欲想的转移，即它只是转移而没有灭尽代之以慈悲，它还是有为的。也就是一个非常重大的“我执”在其中，表面看来又是干的很神圣的事，可是佛陀告诉弟子，这样啊，其实是不行的，也是不智的。真正的慈悲表现，是无所求的，是不求回报的。

庄子曾说：“至人无己，神人无求，大圣无功”，他们没有这些概念和贪著。以此体认，当见得什么才是觉者的慈悲之一端。所以，针对上部座的这些弟子，释迦讲出了“知一切法无我，得成于忍”的菩萨心法，这是放下一切自我的，是完全无私的无求的状态。不是许多上部座弟子都达到罗汉果位了吗？许多还想向菩萨果位进步吗？但罗汉自觉觉者的心法，在菩萨果位上就是错的，或者说不是尽善的，是有我执的。而在日常行事、助佛度人的过程中会有千般苦难，能够遇事大忍，这样无执于我、无妄无求的慈悲大忍的成就，且并不是忍苦的有为，那么这个成就就很高很快了。为什么这样呢？释迦讲出了“以诸菩萨不受福德故”，不受福德而能有更大功德，这种“放弃”之法，乃是非常关键的升华之奥旨。须菩提白佛言：“世尊！云何菩萨不受福德？”“须菩提！菩萨所作福德，不应贪著，是故说不受福德。”

须菩提因为层次所限，一时理解不了释迦所说的意思。不是要我们努力积累功德吗？可是真正的提高却是努力做合义之事而无求。正如一幅楹联所说的：“见了便做，做了便放下。了了有何不了？”真正的提高正是“无求而自得”。古人讲：“自伐者无功”。也是因为神评定这个功德，是看你的心性达到什么境界，而不是看你以人情功利来衡量的事功有多大。

所以，耶稣说，一个贫穷的老妇在神庙布施的一个铜钱，远胜过一个富翁布施的一百个金币。因为用心不同，心的纯净不等。现实中一个人在自己很富有或宽绰之时偶施善行，那是中人都能做到的，甚至下士也能偶一为之。但是在自己艰难困苦之中，还能自甘困苦，将自己有限的一点东西分润与人，甚至慷慨助人，这人的心性就很高了，你不能看他这时分的是一块面包，昔日舍的一堆金银，这个功利不是高层衡量心性的尺度。古德讲：“施恩不图报。”用来理解释迦讲法就理解了。就是心里无一丝人的杂念贪著于那果报之利，这样一种无私无著的传出，才是真正的神的慈悲。这绝不是有些带着显示心其实根本不理解释迦所讲法的真义的人所说：哦，释迦在讲对法也不要贪著。什么意思呢？对“法”不贪著是什么意思？按理如来对三千大千世界一切法理全知全悉，是不是他贪著了呢？你了解了那么一点皮毛

的东西，东家学一点，西家搞一点，揉杂在一起，自己尚未觉悟呢，就讲什么“度人”。不管你建了多高的庙堂，化了多少钱来修像，或者你每天念了多少篇经，这起什么作用啊？你的潜意识里，一方面放不下人的名利，另一方面可能还在与佛菩萨做着交易呢！“不应贪著”是一种因用心不当导致“有为”的告诫和纠正。就是简单地建立了一种联系，好象我助佛度人就是为得到更大更多功德，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障碍，即使能得，那好比做加法，而佛陀讲无为法，那好比是乘方，效应是不一样的。那么，这就有一个进阶，就象先学四则运算，再说小数分数，再学对数高等微积分，每到一个进阶，前此的许多原则规律，就不能在新的更高领域适用，但是不是说它在原来的界域无用，那么人都会将其“圆容”界定，这与修炼的实质，在心法上是一个道理。

3、“第二十九品威仪寂净分”：“须菩提！若有人言：如来若来若去、若坐若卧，是不解我所说义。何以故？如来者，无所从来，亦无所去，故名如来。”无论佛家道家，觉者度人，必须以人像示现于人间，用当时人使用的语言来讲法理。因为人间就是一个迷的世界，生命是因为不好了才掉到此间来，要出去就得悟。举凡释迦、耶稣、老子、孔子，也都是这样传他们的法。那么以前来此的觉者，本质上还只是为最后真正能度人的大法奠定文化，当时得度的还是副元神，连同度人觉者承载他的肉身都未得度，而人的愚见往往是受制于人的观感和智慧，佛陀讲如来，说自己证悟到如来果位，人们可能就会用他们看到的不同层次的显现和人世间的观念来衡量佛陀所讲法，同时他们搞忘记了佛陀讲一切众生都有如来本性。如来不是指释迦牟尼一人，按他当年讲法，如来如恒河沙数，也是非常的多。主佛讲：“如来是踏着真理如意而来的这么一个世人的称呼”，一语道破极高的天机。那么如来的真实与其世间的示现本身所造成人对如来境界的理解，释迦发现弟子们在此点上的迷惑，故有此讲。因为让人看到的世间像，那只是佛的肉身，载体，是他拼凑出来在世间生活的一个条件。但真正的佛如来的真实，却不是人能够用他的思维想象的。他可以以种种像示现于他所在及以下层次，也可以在某个点以需要的方式呈现，也可以没有呈现，一切全看他的意志和想法。他是自在的。故五代布袋和尚有诗曰：“弥勒真弥勒，化身千百亿，时时把示人，世人自不识。”

一个真正懂得高层佛理的人，绝不会象世人有侥幸和投机的想法，绝不会有偷惰的错念，因为一切在高层神佛是全知的。为什么人一念生善恶呢？善恶的因素何以招之即来呢？什么是“上天”呢？如果人在火星上看，会不会发现地球也在天上呢？但却是在宇宙最表面的层次，而佛道神所存在的空间，是在更微观的层次。“人心动一念，天

地尽皆知。”神佛全都知晓，那么神佛的存在状态难道是人用肉眼凡识所界定的那样吗？显然不是。所以，释迦在这里对须菩提所说，实是这些上部座弟子当时所面临的修炼中突破的一个问题，就是破除错误，而开启真见。

[>> 返回](#)

十论《金刚经》（十）

1、“第三十品 一合理相分”：“须菩提！若善男子、善女人，以三千大千世界碎为微尘，于意云何？是微尘众宁为多不？”“甚多，世尊！何以故？若是微尘众实有者，佛则不说是微尘众，所以者何？佛说：微尘众，即非微尘众，是名微尘众。世尊！如来所说三千大千世界，则非世界，是名世界。何以故？若世界实有，则是一合相。如来说：‘一合相，则非一合相，是名一合相。’须菩提！一合相者，则是不可说，但凡夫之人贪著其事。”

这段对话，是释迦在辅导须菩提认识宇宙的真相，大成儒家云：万物与我一体，人与我同耳。又云：“民胞物与”，其大成学问，即道问学之路是“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至善者，与道同化，而参天地之造化，道法自然也。这里释迦先让菩提想，以三千大千世界这样一个整体体认，碎为微尘，这微尘当然人用自己的逻辑也知道非常多。但这里须菩提已经能够举一反三，他理解释迦不是要他回答这么简单的问题，而是要引导他对佛所讲的世界的体认，但因为宇宙的立体层次同时存在，当时他的语言结构又只能在同一平面来说这个事，所以就出现这样玄乎句式，人用自己的观念理解，说是辩证，其实他是在说所有一切也都是归于“一”。

一体才是世界的实相。其实这是一切圣者最后体认都是同一认识，这是归真之境的真实，这也是一切道德的缘起，为什么不论东西方古今中外都要以爱来结构道德的基座。理解这段话的关键在“若世界实有，则是一合相。然而就象一湖之水盛之以不同的器皿，并在过程中又加入不同的佐料一样，个体生命的特殊性与群体生命的根本一致性可以这样简单的理解，但还不是这样一回事，因为一个神在他以下的一切可以看作他的身体的一部分，但具体的个体存在状态却又似乎显得每个个体都有其独立性，而个体生命如果修上去将回归于那个一，可是他又真实的成就更高境界的个体存在。这样的“一合相”，因为是宇宙一定范围内的真实相，因为人是情迷中的生命，会因其贪欲执著而执著，人皆求大求多，这样的理其实又没法给人明说，人会用自己的功利心去想，往往因其贪著而更加不得其解。现代的人知道，

任何一个细胞都具备那个生命的全息信息，所以能够克隆，那么生命在错觉作用下，越是着眼于一粒微尘去用心时，已是与宇宙特性相背反，但他越“钻研”下去，也觉得趣味无穷，就象六祖慧能所见解之《坛经》一样，在一个坛中也能映照很大的一个乾坤，越是钻研下去，似乎一切都齐备其中，但从整体看，那却渺小得很。那么凡心凡识就会贪著其事，这是释迦不讲这个真实象的原因。可是这还只是人能够理解概念认识的简单讲法。要知道释迦也讲：若以色见我，以音声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见如来。关于以上文字，是为了破除今天不了解佛教释迦所传真义而稍辨之，若人以此为实却以功利心求之，将会使自己更离本然佛性越远。

2、“第三十一品 知见不生分”：“须菩提！若人言：佛说我见、人见、众生见、寿者见。须菩提！于意云何？是人解我说义不？”“不也，世尊！是不解如来所说义。何以故？世尊说：我见、人见、众生见、寿者见，即非我见、人见、众生见、寿者见，是名我见、人见、众生见、寿者见。”“须菩提！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者，于一切法，应如是知，如是见，如是信解，不生法相。须菩提！所言法相者，如来说即非法相，是名法相。”

我们用一句话来概括这句经文，就是释迦在说格物之要，乃在无我。不著于相。现实中人们有一句话：见山是山，见水是水；这是指人于眼耳感官所拘的见识。那么深入一层，会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何以如此？这是在更为微观，比如人修炼具有法眼通功能时，见一切物都是活体，但达到一个更高境界时，这时心怀释然，“随心所欲而不逾矩”，反过来圆容一切，又会恬淡自如“见山还是山，见水还是水”。这是一个圆容自如的境界。以此来理解这句话，就很容易。

释迦特别告诫说：“于一切法，应如是知，如是见，如是信解，不生法相。”就是不固定看它，因为佛看事物不是人这个看法，它是洪微十方同时观看，而一个修炼者在不断的升华中，也许就会明白，一切都是法所成所住的不同层次的表现而已，一切中都有法，至洪大极微观，无不包含着宇宙的特性。作为生命，你同化到哪一层次，你就是哪一层的生命。而一切圣者所证悟之法，传给人也就是一个道路，如释迦所说“以筏喻者”而已，它们并不是法的本身。说到此我们再明白地讲：其实我们所处的环境，以法眼观之，就是法在这一层的表现，换言之，法理并不一定是写在书上，他本来无所不在，我们所生存的环境就是法的表现，而且所有的层次的法都在。随着你心性的提高和智慧的开启，就能看懂这无字天书，这就是真正的“格物致知”。所以，古人才说“瓦砾堆上皆有无上胜法”。但却不是那愚妄之人，终日枯坐面对一物而冥思之意。是因为你得真法，心性提高，

宇宙中无量的物质神佛就点化你认识的。所以不是落于那个有形的窠臼。人自有了文字，有了书本，慢慢搞忘了书本文字也不过一个载体，是一个神奇的生命创造物，但是无字之书智慧无所不在，一个生命的心性只要能够专精于某物，也都能从自己所面对的事物中悟出本性来。关键是心性的提高。所以，一切职业、行业的本身也都可以以修炼的道路，一切生命的生活过程也都可以用来修炼，前提是必须遵循宇宙的特性，宇宙的根本法。在这样的前提下，一切职业也都可以演化成宗教之路，而它们本来就是那样的路。

所以孔子当年说：“科，古之道也”，就是任何的行业也都是觉悟之路。那么这还要提起人类今天的一个很大的愚见，就是一切有成就的科学家、发明家、大成功者，本身也都是神意的一个载体，他们所发明、所成就的功业与事迹，也都是神意下的表达与表现。比如法拉第发明了电磁发动机、爱迪生发明了电灯，伽利略发明了望远镜等等，如果在佛性无漏的空明境界，看这一切，那也不过是神选择了他们将宇宙中早已有之之物通过这层空间的物质再造出来而已，宇宙中没有的东西，人怎么弄也弄不出来。因为人这里存在之物，首先在另外空间要成就。歌德说：“人间的事情先起于天上，想有好事情首先得有好心肠。”牛顿说：我只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偶然捡起了几只彩贝。亚历山大二世在重新厘定欧洲局势后，非常谦卑地向上帝祷告：一切都是您，伟大而全能的上帝。那么再引申一步，就会看到耶稣说：一切都归功于伟大的天父，一切都赖父的意志。释迦说：我没有讲什么法。如果有人说如来有所说法，那就是谤佛。孔子说：我只是在记述天道，我所做的事不过是述而不作。老子说：“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吾不知其名，强名之曰道，强志之曰大。”一切真正的圣觉都会看到，真正伟大的不是宇宙中任何的个体，而是造就宇宙的法，宇宙的主的意志、智慧和力量。然而，却又因为其生命的局限，各自表达的不同。导致人类今天的文化体认非常的庞杂，其实最终都会归结于一。就是宇宙的造就者是一切智慧的源泉，一切存在的因素之因素的创造者、运作者和决定者。任何个体做成了什么，如果他自伐，那古人也知道“自伐者无功。”所以“满招损，谦得益”，是因为谦德乃是符合宇宙特性的，是个体生命的天道体认和道法自然的智慧，并不是什么外在的高妙的优点，一个真正认识到宇宙的实质的生命就会体认到和自觉。那么这也可以理解一点，就是人通常所说的“书读百遍，其义自现”是一个什么意思。就是一个人读圣者著作，每读一遍，体会到一点，就照着去做，随着心性的提高，那背后的因素就会启悟你，就会告诉你那句话的真义。

现代科学不是发现了任何人写一笔都会内含一个人的信息吗？更高的看法是一个人发出的一切都包含他个人的一切信息。所以，生命的觉

悟之路，在今天可以获得一个空前的化简，人类必须清除冗杂不清的观念和错识，重新厘清生命的根本，在一个更新了的基点上摆正与宇宙根本法理的态度，主动同化法理，才有光明的未来。

3、“第三十二品 应化非真分”“须菩提！若有人以满无量阿僧祇世界七宝持用布施，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发菩提心者，持于此经，乃至四句偈等，受持读诵，为人演说，其福胜彼。”再一次强调此经的重要和广传此经所说法的重要。释迦的目地就是要让佛文化广布人间，而此是当时将佛文化讲述最为深刻完备的经书了。云何为人演说，不取于相，如如不动。这里提出的是为人演说的要求，就是传法者的要求。你们可以广为演说，将来的佛教徒也可以广为人传，但是要做到“不取于相，如如不动。”什么意思呢？别人可能根基很好，闻此法而欢喜，感谢于你，甚至多给你供养，你如何摆放自己呢？不要执著于这些表象。因为还会有人不理解，甚至迫害你，你又当如何？如果是这样，执迷于相，你就连起码的传法者心法也没有达到，应该是“如如不动”，就是你们自己首先要精解经义，在勤修戒定慧，按佛教的说法就是要“如法”，就是自己要精進修炼，要自己首先按照法来做，其次，就是要因众生根器、民族特点、环境而采用恰当的形式，就象后来佛教传到中国来采用广建寺院的方式一样，所谓入乡随俗，但如果没有第一点的遵法如教奉行，那第二条是一点意义都没有。那么，面对考验之时要不动其坚定之心。这才是如如不动的真义。空性灵明，自度度人，这才是释迦所说法的真义。这实质上是过去造就佛的文化中非常重要的一步。

何以故？“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为什么这样？因为众上部座弟子都是一直在释迦身边，从他开悟之初起听其讲法，四十九年传法中讲了许多不同层次的法理，前期的许多讲法在后来境界升华后发现了其局限甚至错误，而弟子们的提高中要不断的突破，关于《金刚经》中所说，虽然难于理解，但因其重要，需要反复强调，又因弟子与后学肯定在“有为”“无为”的问题上会犯许多的解证之误区，尤其是针对当时弟子的状态，释迦因此偈再论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因为他看到后世会因“相法”时期，人立起某个榜样，在修行佛法上将塑佛像、印佛经、造佛庙当成修炼，甚至互相比拼的状态，他要告诉众生，这不是修炼，不过是如梦幻泡影一样，而佛只承认人心，本质上并不承认宗教的形式，更何况那些有为的东西中包含着多么肮脏而妄求的人心！而未达其境为名利演说此经，是乱其法也。佛说是经已，长老须菩提及诸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一切世间、天、人、阿修罗，闻佛所说，皆大欢喜，信受奉行。此是后人所加。附会了自己的理解和低层所见。非经义也。

[>> 返回](#)

(全文完)

(人民报首发)

发表时间：2007 年 09 月 27 日

[大陆直连看禁书禁闻禁文禁网禁片禁歌禁曲](#)

[禁书网](#)提供禁书下载阅读, 禁书目录, 禁书网
<http://www.bannedbook.org/>是最大最全的禁书下载基地,
中国禁书, 大陆禁书应有尽有。

禁书禁闻禁片大陆直连:

https://pipes.yahoo.com/pipes/pipe.run?_id=40fbfb511221f769a51746fa91a1ff4f